

荀河文集

荷河文集卷十四

大興 朱筠 竹君

國子監生洪君權眉碣銘

余至太平之初陽湖縣學生洪禮吉來從余遊禮吉能
詩歌其貌溫然而中英英有氣余讀其所擬樂府心奇
之留幕中明年春三月禮吉乞餘姚邵進士晉涵爲其
尊甫君狀請余銘余益從問其家世及尊甫君生平之
詳禮吉再拜言曰禮吉四歲孤不能詳吾父行然聞諸
吾母及父執友言吾父爲人介介其接於物也和故年
三十有八卽死無祿與位而弔者有餘悲至今知吾父

者或見禮吉爲言之而流涕禮吉不能詳其何以致也
聞歲在辛未吾父遇疾於太倉且革以歸舟及常州城
三十里是時吾母抱持禮吉兄弟倉皇迎訣於祿社而
吾父卽瞑蓋不獲反斂於家又以貧不克葬權厝於郊
外之天寧寺至今二十二年禮吉益長而心痛焉今者
始獲乞先生銘冀有日以葬而有以慰吾父也余悲其
詞而爲之文按君姓洪氏諱翹字楚珩又字午峯洪故
爲休寧著姓高祖考諱遠明工部尙書謚恭毅曾祖考
諱宗彝贈中憲大夫山西大同府知府祖考諱璟山西
大同府知府考諱公案國子監生妣趙氏武進翰林院

修撰熊詔女也初大同以城隍壞請繕甃旣去官大官
召吏持算核減以爲不實當償帑金十萬以上有子十
一人公案獨任曰公案侍父官知狀當償則盡鬻私產
以償會熊詔弟鳳詔知太原府有罪籍沒臨刑屬子四
人於公案仇人告其寄頓趙氏貲財有司并籍洪氏公
案弗爲意率保其孤至僦屋居日不能一食鄉人義之
君事父以孝謹而友于諸弟父嚴重諸子有小過必痛
杖之君每逢父怒則令諸弟匿隣家而身獨受大杖或
曰大杖不走不孝君曰父何至杖殺其子吾不忍重父
怒也則長跪達夜父寤意良解乃率諸弟見如初父以

家貧命季翺輟誦學爲賈翺願讀書而不敢言則持君泣君曰弟入塾當自勉力學吾買餅餌啗汝居數月父知之許卒業卒爲縣學生有聞兄弟歲時從趙氏飲酒醉漏下父已寢君入門一一送諸弟入室寢戒諸婦勿驚令堂上聞然後寢旣籍沒家無旦夕見糧君娶于蔣夫婦侍養必致潔蔣氏數饋女食君必召諸弟族人偕食乃與婦啜其餘率以爲恒餽屋後臨大池歲行潄雨水入室浸牀榻下君率婦居其湫隘以故貧甚而先後無間言君早能文常從趙氏昆弟應常州府童子試試高等趙氏輒止之母應試學使者君始援例爲國子

監生又以貧養計不得率治省試業於時幕遊爲書記於府州縣間禮幣所入絲毫必歸以奉父在外未嘗治一衣買一蔬果間有贈遺則亦贈遺其所知之貧而賢者每歲間歸問安畢則入所居室旁之兩間曰兩間書屋坐其中懸看劍圖於壁爲詩及小賦暇則命酒獨飲顧其髭鬚甚美則手捋之呼子姪來前令背誦所誦書勞以盞中西瓜子數枚與小兒女歡笑罷去以故外內皆樂君之易且厚也君常從父館里中被酒路遭逆婦者狀有異問之則人言新婦故許字趙秀才父母惡秀才貧而奪女之志以嫁回回君父子怒奮擊篡之而醵

錢召趙秀才歸爲匹偶回回懇之官君前辯侃不屈
官爲杖回回遣之有江西提督某負君家金三千兩君
父命君持券責之至軍門提督出迎請合券旣得券則
面詐背前負語且侵辱君君笑曰翹雖貧來謁然豈必
以得三千金來哉幸勿復言逕歸報其父退檢故人所
負券悉燒之其落落如此君常客江寧某官幕有應鄉
試六人者同載渡江江風舟覆紅船飛掾之得不死而
行李無銖寸存者六人中武進陳寶通州盛某嘗識君
奔告君爲之惻然卽盡出一歲所得金爲六人者治裝
卒試比歲卒歸而君歸資竟與六人者同具以語婦婦

曰能如是乎便酌清水祀竈神相語以爲笑時君尙未
有子暇語婦曰吾在江寧幕中司刑名者以事去主人
屬吾代其司適有營卒殺伍卒者獄具當論死吾以死
者之婦亡去疑其情請緩鞫踪跡之果得實乃卒婦有
所私卒歸遭之逸卒怒拔刀磨於石大言且殺汝二人
婦出呼私者反奪刀殺卒乘夜跳明日營卒來呼其伍
不應排戶躡尸血污衣驚出爲道路所執尸刀在卒無
以自辯誣服者也吾爲正其奏當活一人當有子矣已
而再舉子君竟以幕遊路卒時乾隆十六年辛未七月
也君生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年三十有八娶蔣氏雲南

嶧峨縣知縣敦淳女子二人禮吉清迪清迪出爲君弟
翻後女三一適芮宮桂一適汪德渭一適史桂君行固
長者鳳詔之子某君舅行也豪於里或調黃鶯兒斥其
短君從外歸中途拾詞以示某且規焉某慙疑君所爲
起撻之君曰非是曰然則誰所爲君識其書知其人率
受撻無所言有宋某故鬻身君家其子已爲諸生或欲
發之君聞急索故約還之事得解以故君之卽厝也執
紼而飲泣者幾百人有鄰嫗聞而哭曰嫗今未卽鬼餒
死矣十九年甲戌天寧寺火掠火者羣見火中有翁將
數人舁柩以走羣呼翁翁亦呼曰諸君助我舁洪楚珩

樞羣爭應曰然然旣出視翁鬚眉焦盡問之則通州盛
聰聰卽君歲贈遺所知之一也嗚呼君之卒而其德在
人如是今禮吉文章有立行大其阡也已銘曰

德有餘年胡短葬必大厝焉穩子文章之聞鳳之翹麟

之頽噫不於厥身

按禮吉後
名亮吉

汀州府同知吳君墓誌銘

余初識二匏在丁丑之冬時二匏年四十餘用諸生再
召試得官爲中書舍人方未至京師嘉定錢學士大昕
爲余言吳君二匏歛之詞人也比至相見於歛縣館舍
中其容樸出其詞讀之清以麗言華而行樸殆所謂君

子者邪自是居京師者十年與余之交也澹然數試禮部幾遇矣已而數黜余出自闕中輒執手相勞苦二匏輒自解而罷與余之交久而彌至十年中間一歸省其母再至京師頽然一目眚且老矣久之遷典籍辛卯計舍人俸六年當遷出爲汀州府同知便道至家再省其母壬辰春至官暴卒於汀州其年三月余試徽士聞其死也悲之憶二匏在京師咸邸致之爲上賓王子輔國公瑤華主人呼曰二匏先生爲我譜新樂府每一詞成王子坐君左席召伶優子弟遞進倚聲按譜一時艷傳時江寧王生梅君年二十餘玉貌驚才以工詩名聲出

邴客獨心折二匏二匏亦忘年與之交相善也二人同
居五老齋每賢豪通人車騎過東城不之王則之吳
辛卯之春梅君病歎血二匏過余蹙見於色已而余入
貢院分校試事既罷出而梅君死矣二匏亦報罷於時
相與歛歎太息以爲才人之不及永年而不知君官之
一出年及改而死也茲余來徽州二匏兄寧松原方就
應諸生科試文章出諸少年右而二匏年不及其兄而
死然吾猶喜見二匏之兄之健爲擊節其文也又讀全
叔金君兆燕所作二匏傳述二匏之幼事太宜人如處
女太宜人戲呼曰閨媛其在京師當笙歌管絃之交背

鵬獨夢引枕而泣慕太宜人五十如其數歲時且曰二
匏死江南人無能作綺語者信然益嘆余向者知二匏
中行之未盡而其爲詞人之君子不妄也二匏諱寬字
懷詩二匏其別字也歛人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
於乾隆壬辰某月某日年五十有 癸酉拔貢生丁丑
召試舉人 欽賜內閣中書舍人福建汀州府同知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祖父皆贈如其官配
某氏 勅贈孺人子 人銘曰

昔吳原博以匏自號文達命通君同其姓又同其名匏
無所容曰官不若曰年不若詞鏗奇工黃山之麓骨托

斯阿以韻歎風

處士安州張君墓碣銘

乾隆癸酉余始舉於鄉而安州張子潤名在是榜之副
與余爲同歲生後七年己卯潤再鄉舉有名今年丁亥
春來從余遊稱弟子余獲與晨夕知其爲人且聞其家
孝友至於五世同居邈然有古人之思先是乙酉二月
潤偕兄玉清奉母柩與父合葬丙戌母夫人以節孝獲
旌於朝官爲建坊迄今夏坊成潤欲立碣墓前以著
懿行而請銘於余余曰銘必以實子其告余潤曰潤之
母節以父故然吾父之死不忍言也余告之曰不忍言

者不中道不言可也如其道是行與銘宜子必言之潤則遷延哽咽良久而後言曰潤家自高曾以來至於王父輩而孝友益篤其治家而教子弟也益嚴潤聞之吾母吾父年二十三次舉潤逾月而鄉里有相索爲湯餅之會者時吾父或他稱貸以供客已而無錢以償外責諸王父覺而厲訶之於時內懼王父歸且督過不敢自明而退自經於桂葦之間比吾王父歸而求其死恐大驚傷吾曾王父暨諸王父之心其哭之也淚不下曰唉若愚何以至此蓋三日而埋之當是時兄玉清生三歲潤纔兩月兒耳潤母撫之泣曰吾固當死然必待若曹

小成立申厥父志然後死吾以若王父之私愛其子
度之知若曹之必有立也蓋自是終身撫兄玉清及潤
以至於今嗚呼然則吾父之死實自不孝潤之生也潤
何忍言余聞之而太息率謂之曰子之王父實孝而友
不私其子仁之至也子之母心厥舅之心撫厥孤以畢
其節義之至也余聞曾子嘗誤斷瓜以受父撻流血孔
子責之申生愛父不敢自明死而君子以爲恭今子之
父過同乎曾子而恭合於申生又遭賢父死非不得子
之母相賢夫苦節得旌並與金石例稱子何悵哉按君
諱和修先世明永樂中自小興州遷居州之壘頭村十

餘傳而至君祖諱仁民州學增廣生父諱琇瑤候選縣丞祖故好俠重交遊而父篤於孝友其視君之兩叔如已君亦視父弟如父淳至少言鄉里愛之嘗侍父疾累日不汗君則夜夜焚香向天祝疾且篤而汗母趙之喪君晝夜哭有小妹始晬亦晝夜哭君在喪次雖夜必起抱持之哭聲及妹睡而止人咸以爲孝君年十五娶於趙趙孺人年十九與君偕事二人並得其歡心君率孺人守節以強撫君子其執婦道也尤謹慎後事兩姑並繼室比老而姑以爲孝鄰婦稱之其撫二子也必以泯教曰若能讀書有立若父死不憾矣吾不死以撫若不

憾矣至歲己卯潤舉順天鄉試庚辰玉清試爲員外郎
孺人爲之少喜然其所以泣而誨之者如初其居家雖
有疾辨明則起凡一切任磨織席勞苦之事未嘗後人
以故諸娣姒諸婦莫不以爲賢潤之所以述其實者如
此余謂潤曰子知子之家所以五世同居者邪子之王
父以磊落樸厚起家而其所以不私愛其子而兄弟之
愛用益篤者此古人所難也子王父雖賢而內有子之
母爲冢婦以率先之又重之以節孝故外內以正不然
何以得此然則子之父雖不幸賢而早死而家之興實
蘖焉韓子所謂潛德之幽光當發者也是不可以不碣

君生於康熙戊子年五月十五日卒於雍正庚戌年九月二十一日趙孺人生於康熙甲申年正月初六日卒於乾隆癸未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哭舅疾有加歷三月而卒年六十子二玉清潤孫二元楷玉清生元桂玉清生嗣潤銘曰
君死而賢兮鄉人歎婦不死而克孝兮鄰嬪無間言家之昌兮子又賢蘆中人兮魂來還

安平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余憶乙酉春同年進士平遙郭君來謁選司爲余言其從叔肯構先生之力行而乞余爲表其墓余雖久之未

遂爲然竊讀君所撰行狀文而能質以爲庶幾古人之
風而心賢郭君之能詳言之也其年君獲選深州之安
平安平去京師近君之治聲日至於耳又竊賢君能以
其家長者之行力行於其官也旣而聞之君以父老乞
終養上官已許之矣而安平之人數百里走相屬赴上
官乞留君或走安平之署乞於君之父勿令君去君率
不得去而留安平安平人乃喜相與焚香炎炎操之額
上迎君入於縣若迎神然嗟乎君使人愛之若此君果
賢已乾隆三十有二年歲在丁亥冬十二月君以父憂
去官安平之人復盡走上官乞留君在官終喪格於例

不果行於是君扶父柩哭以走安平之人亦從君哭以走若喪其父越明年秋八月君竟死矣悲夫君諱興讓字禮賓一字牧軒先世自陝西渭南徙山西平遙之王郭村爲汾州府平遙縣人曾祖諱紹儀祖諱爾強縣學生父諱大機縣學優行生例贈文林郎鄉人所稱肯堂先生也君家累世同居肯堂先生與從弟肯構先生終身相友如同產子弟化之汾晉之間推郭氏家法當事亦屢旌其門云君生而嶷然從叔肯構先生愛之而君父所以督課君者甚嚴早歲知名癸酉以選拔生不及貢寧於鄉明年甲戌成進士平遙人士自 本朝成進

士者由君始君旣成進士歸讀書又十年乃謁選得縣
君之治安平也早作夜息以勤民而奉持之以小心終
日兀坐鈐印之舍與外相聞吏役不得因緣爲奸利嘗
曰得罪上官罷而已得罪百姓詈可盡乎會令當修城
修城當用灰及甃而陶甃者必用柴凡主辦柴與灰或
不善則民病甚縣不產灰去縣計程六日至曲陽始有
灰厥君出告其父老曰民當輓灰甚勞苦然亦民事也
若將車一輛吾與大錢二千更益三百佐若酒食吾親
給若何如民抃以往不日而灰告集又告曰計吾縣畝
當出柴一斤以佐陶吾給若直有數十村民爭輸柴不

令
卷一
願受直君卒諭給之城畢縣人稱之曰安平城成鷄狗
不驚父母神明縣當試弟子以上學使者或夜持四百
金爲君壽請曰某子願得首舉君正謝之曰若休矣若
欲我爲關西罪人邪其不可犯又如此君去安平之三
月民思之爲立碑一置北門一置西門曰我思公其無
方乎君生於康熙六十年辛丑三月朔日卒於乾隆三
十三年八月望日年四十有八阡張氏恩榮官復興女
子豐恒豐謨將以三十四年仲春吉日卜葬君使來京
師乞銘銘曰

平遙進士君則始安平神君君則有父養則終今子可

以死

邵武縣學生朱君壽謚銘

邵武朱鏘以歲辛丑來應禮部試聞其父赴奔喪卽塗
爲余泣求銘其墓石曰鏘父以去臘逼除考終於家鏘
不及視含飯子道不可容幸先生哀而賜之立言之文
庶託以無窮焉余謹諾案君諱圻字伯宏一字蠶齋累
世居邵武曾祖紹裘祖晉父炳君早以事父孝聞父歿
盡哀禮而事祖母危復以孝聞祖母疾君禱於神而瘳
少間呼君謂之曰嚮夕吾髣髴見一老人草衣而帶授
我菊梗二十有一曰爾孫爲爾祈也吾寐而差間爾果

祈邪後越二十一年危年九十一竟無疾而終祖母居恒故好施舍君則別儲一室凡穀麥錢帛具以待危之所欲施者毋缺供焉曾祖母童有族子老而被其產無以活君則歲出米八石屬之邱家源金山寺僧俾給其朝夕食竟畢其身其推曾祖母之愛也自父及祖母歿君歲遇伏臘令子孫弗爲酒食如常曰曰吾不獲養尊老者而顧令若曹卑幼者向我數數拜邪君每行上壠壠以水晶名上峻而滑窮於攀躋君雖老必令子孫掖而上思慕涕洟如少時後至七十有五子孫力勸公今雖掖亦不可上也乃止而家祭焉君旣以孝弟力行而

遇物也厚且直。會縣修學縣人推君董其役自歲丁亥至己丑凡三年而君則寒暑風雨往無一日輟。一日有匠人設筵食召董事者會食君詰問諸君董役間當餽匠人而反受匠人餽邪衆皆慙而罷時匠人將欲以他木附廟木間衆口也以君故不行府北門有溪樵水所經流以合於杭川者也北通建陽西達江西以往雨漲橫作行者病甚奸民或買舟賣渡居奇日再渡耳窮且擔者輒望洋而泣君毅然蠲田八十石建義渡二榜人六月給食歲給修船費而人大便利君少時有故人吳生廷機才而早死臨卒屬君曰吾貧讀書而死得妻不

嫁足矣重爲君累奈何君泣曰諾吳生妻居僻巷君數至門外給粟焉後病而屋漏延君入視君曰否自是不復至其門而粟月日以給凡幾十年後吳妻七十有一而率固請君至令媼扶拜於牀下君逡巡引避吳妻曰今日邂逅先夫於地下拜君之德畢矣君隱行類此者尙多君生於康熙辛巳秋八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子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八十有一娶邱先君率側室胡子八長鑑國子監生邱生次鎔國子監生胡生次鉞縣學附生邱生次鈞胡生次鐸乾隆戊子本省舉人邱生次鎔次銘並國子監生次鉞並胡生自庚午邱卒後君不

復入側室曰義也孫十潯鑑生深濬鑑生濟瀾鑑生濤
辨生濬鑑生某銘生銘曰

君歲歲拜兮水晶壠送君藏於北門之外兮子孫擗且
踊孝視世世兮鄉人講行者跂兮墓木夔以奉

附貢生楊君墓誌銘

余以乾隆庚子夏四月試汀之屬縣連城得芷溪楊氏
之士秀者五六人而曰登宴曰登璐曰新曰進者數來
見於福州余詫問曰生家何所積累而讀書至此則知
有楊君顯聖者隱德士也登宴登璐其少孫曰新曰進
者其曾孫輩也余嘆曰其有自矣登宴等僉曰我家適

卜以今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葬我祖於本鄉茶山口之
遠若獲使者銘所謂發潛德之光吾祖果不死矣余諾
銘之案君諱顯聖字人鳳一字德庵自宋末世居連城
曾祖茂誠祖大宙父高燦君生康熙丁卯年二月十二
日卒乾隆戊辰年五月十七日年六十有二初以康熙
丙戌試爲縣學生癸巳入貲爲附貢生家力田而好讀
書善於其鄉篤老不怠嘗召工作書室近茶山口及後
人增拓之至五十餘楹蓋數十年矣茶山口當芷溪中
央四方客有好讀書者至君揖之入室俾具炊爨自讀
書而躬以東修禮致通人爲之師人人各治其業客學

有所得或願去則聽之而君躬坐書室共出入處且讀
且時觀欣然以爲樂也邨去縣百餘里在重山杈枒間
君與邨人約吾邨突有警奈何其願家出人者與之錢
曰幾人以諸狀貌喉齒異者不得頓止夜則巡山徑用
鐸警以故邨之雞犬鳴吠帖然乾隆歲壬戌汀州一府
飢米直踴躍貧者無所食君約曰吾鄉出積穀糴之直
減見半人爭來赴糴其不能糴食之君則別除隙地二
所老者供飯壯以下者授粥一日獲一食其餓於家不
願來食所者則餽之米凡四閱月而罷活者無算府聞
以匾來旌自是知是縣者旌相繼也邨中三姓楊黃邱

而黃氏尤蕃衍君輒爲卹中解紛人輒聽之人人以爲長者雍正中稍禁初嚴而卹中故有私居稍者其族嗾君行首之君曰容隱於法不可顧爾以同姓粹致死數十人可邪吾益棄諸溪流何如皆曰善則盡昇棄之而黃氏之難息卹有婦不得於姑而縊死者婦家雜還來開訟君曰死已禍又訟禍邪若開窮家度無所利則出橐金慰解之而訟者跳去黃氏山葬而上逼田水溜衝墓不克葬兩家相擊殺者累歲矣君歛治謂山上田者曰盡賣田以歸我其人曰長者欲葬邪賣之君則以歸山下者曰爾永永葬矣黃氏築屋美而道當池池上人

輒拘榛棘塞之亦輒闕也君謂池上者吾欲得爾池則
扑躍歸君君又以告築室者曰若門道率吾池而行且
書約曰吾子及孫世世不得爭塞此道其事事好行其
德也如此以故君行視茶山之口曰吾死當埋此邨中
人聞之田有比者曰必以歸君潦有淖者曰必以歸君
環所卜左右方隅有缺鑿者曰必以歸君且曰楊翁長
者生吾莫加之而况死邪君於是卽其處自爲生壙比
率子孫以形家言遲之三十餘年初卜厝焉而竟葬於
此配吳氏後君一歲率與君合壙子五人升疑升璧起
熊宗升亮並爲諸生孫二十一人升疑之子七朝佐登

豪鵬登培登範登霖登宴而鵬於乾隆己卯以武舉於鄉升璧之子六登治鎬登上登月登題登有而登月現官浙江璉市巡檢起熊之子三鵬登用登驥宗之子二登翥登翹升亮之子三登史登璐登衡曾孫五十八人而新爲之首元孫十人而殿興爲之長孫及曾孫見爲諸生者凡十餘人嗚呼不有已也純已銘曰
芷溪中央茶山口楊翁隱德有連城之璧照汝後

楊孺人墓誌銘

武進徐生書受歲甲午從余遊其秋應順天試畢而歸遭母楊孺人之喪不及斂毀且殆以書來乞余銘其書

詞至痛苦越三年丁酉服闋再北來試再三泣拜而益
請銘余窺生之意以爲余銘足以傳若母嗚呼余文何
足以傳母也以故愈不敢下筆試又畢生將暫出都且
以今年冬將卜葬用勉寒生之泣而爲之按徐生自述
其母行實有絕人者武進楊氏祖父以上累世不試而
所學專家精絕孺人之母吳孝婦孺人少佐母養其姑
克肖其孝母歿哭見血一目失司丙寅來歸同縣徐君
士勲士勲貧甚以教授力養而君舅君姑並在堂孺人
晝而執膳夜輒爲女紅佐士勲束脩之不及雖貧甚甘
旨未嘗缺於供也以故姑憐若女子子孺人同居宛若

及諸從子女孺人一以天性遇之人人化而失其睽旦
晚必集孺人之室莊坐燕語久之各罷去家雖甚貧然
至樂也已丑士勲數從計偕應禮部試罷客天津而君
舅食病歐歷庚寅辛卯凡二載孺人當食聞翁歐則罷
食歐少間亦稍稍食其日歐甚或間否日飯若干食肴
若干耿耿在孺人之心若巧歷然家人但說老人今日
歐或否耳以是知其事翁之奇孝矣壬辰翁病漸孺人
則闔戶而泣其弟三娣卽之隙間見孺人卽鐙右袒其
左臂且自割也娣駭而以其姑命出之則止舅竟卒時
士勲方以其年三月得官將之四川家四壁惟空甌無

一夕之儲而鄉里親戚聞者以孺人孝故悉匍匐來相
救以成禮時君姑又卧病孺人則就姑與共寢左右
事之竟獲瘳然三月歎粥髮爲之白越二年甲午孺人
竟以孝死孺人生平誠於祭先一似躬見其人者子書
受幼孺人率之跪拜或懈則呵怒之肅然乃已先率十
日苦暴下猶力疾爲王舅諱日設祭遂至劇也父處士
坤曾母吳孝婦所遺手扎篋而謹藏之獨處則出之讀
且泣篋如初其少女死女生愛除夕每歲小除日孺人
必陳其所嗜隱於牀隅祝而祭之書受及姊闋之相持
泣不敢入戶限其於子女殆至慈也書受幼時臀間患

瘡時時劇跪而讀書孺人手擘蓮的食且課之明日入塾塾師奇書受誦精熟而不知孺人豫教子之不煩其師也歲丙戌書受墮水且死心一念母在輒有出之者歸而投母懷中哭孺人爲設雞酒告於先寢而其年書受獲補縣學生有文且大其世孺人庶幾不死矣孺人於六親有急必周之若富者族子夢臯瞽而貿貿來孺人方浙米炊輒分其半俾持去曰若家飢矣其視僮婢良有恩雖蝨多未嘗踐而殺也比卒闔內及外行哭失聲瞽子來自擲於地曰天絕我矣君舅在時嘗曰吾婦古之所謂仁人而未學者邪舅之妹來歸寧見孺人事

舅姑嘆曰女子之曾參也孺人生雍正乙巳夏五月十三日卒乾隆甲午秋七月二十九日年五十爲丙子舉人揀發四川知縣徐君士勲元配子書受附學監生女二小者先卒長者哭孺人亦率余念行年十五喪吾先太夫人以爲吾母之賢近古未有也比聞人有賢母輒心悲以動茲於書受之泣請銘其母之賢余蓋心泣而銘之銘曰

蔥蔥松根下虎魄桐花鳳么么哢其實之得誰家賢母子藉藉烏有親鳩則均蟲避麟嗚呼母之仁我文其石三尺墳

葛太宜人墓碣銘

歲庚寅余主試福建所得士侯官林其寔爲余言其母太宜人之賢甚苦曰母娠其寔時居文儒坊老屋屋有井老茶杈枒數十圍覆井上母汲於井風雨暴至空中燦若黃紙下墮母驚棄水走屋而及霹靂從井中起震聲欲裂擊老茶樹之半飛去明日半焦槎在烏石山顛居數月而其寔生是其寔在母幾累母之逢此厄也其寔生六歲始能行前此恒在母背母貧且病咳血日數升且背兒且製通草花以謀活其寔斲去母背輒呱呱泣母憐之咳血滿屋地不弛其兒是其寔之無知累母

考如此比其寔通籍獲官于 朝貧如初而母不令其
寔在官知狀行年五十有六竟率吾母蓋終身苦也嘻
其語可悲乞余爲之墓銘按太宜人葛其姓早喪父母
依舅家日爲舅家抱甕行汲二十而嫁林君某喜曰吾
今獲爲秀才妻矣然嫁之日猶爲舅家汲數十反而後
行林君家亦貧甚用手指治紅佐夫讀書及供給其諸
子亦然林君課子嚴輒予小杖太宜人外益助責之而
內實憐之也後歲壬午夫舉于鄉辛卯子其寔成進士
官戶部額外主事其年遇 覃恩獲封宜人而太宜
人不改其貧然貧實如初竟以乾隆戊戌夏閏六月五

日卒其生在雍正癸卯春正月二十有三日年五十有六而已太宜人故能貧而尤賢其宴在官請迎養太宜人喟然曰吾妯娌四以貧相守者三十餘年吾不忍違之就汝也卒不行有族娣陳寡而窮撫其孤太宜人輒齎搏其貧所有者以衣食之歲月繼曰吾敬吾娣節也其行在相實應銘法子三元器侯官縣學生娶高其宴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娶薛又娶楊其光娶蔡孫一臺郎元器生乾隆庚子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諸子奉太宜人柩葬于貓頭山右元沙之遷銘曰

厥生初母夢神人送老夫人實生太宜人嗚呼不獲厥

老而貴有聞藏也反其真曷爲乎長貧曷爲乎長貧

李恭人墓碣銘

海澄陳天感以乾隆己亥舉其鄉出余弟石君之門辛丑再試禮部罷歸而天感王母李先歲庚子夏五月十九日卒天感行當別余乞爲銘其王母之墓余辭曰子行日迫矣恐不及銘天感請曰請固待銘而後行余重其請爲作銘按李故漳望族也父靜獻處士生恭人年十七歸于陳君鳳儀陳氏初籍海澄後遷漳州府城居之陳君好義其生平急人之急隣有喪其妻而槨不具者君曰奈何傾其囊爲具槨恭人贊之曰善君子孫自

有福也其善成夫之善如此當是時君舅老矣在堂恭人曰曰齋爲舅祈壽比舅歿而恭人竟恒齋歲時相夫承宗祀必飭必潔必躬親之以先舅之故耆荔支也前祀之曰恭人則躬推磨旋之石置稻麥其中力磨之成粉屑矣然後掇荔支實除其外壳及其中核雜而蒸之以作饘也饘餌旣具厥香升於室中及他人代作之不能然也其他一一必自治之以供祭物僉曰恭人之誠事如舅生如此邪陳君有季弟出爲戴氏後而死恭人爲其子娶婦如已子也又有幼姝長歸王已而死恭人爲之計繼嗣立曰是姝我所提携以成也必始終焉恭

人父母早歿而兄弟不能立爲設主立後終身不敢懈其厚所厚也如此恭人中年夫旣歿家小豐矣其自奉恒至薄漳俗日三餐恭人再耳日日搏其早饔之糧以一器納筐中待筐之盈也則以分給族隣之不具食者間當食時有丐者在門則徹食案所設悉賜丐者是日卽一食曰我縱偶不飽而彼常餓也恭人嘗卧疾醫者診之曰法當服人參否勿治於時家人日具羹以進恭人恭人聞隣有窮而療者則傾所具羹陰遣人持贈之療者愈左右侍恭人者久而覺之大驚而恭人竟不羹而亦愈其自奉薄而厚於人也若不知其自薄也又如

此嗚呼恭人所謂孳孳爲善者矣恭人生于康熙戊子
秋八月二十六日卒于乾隆庚子夏五月十九日年七
十有三實爲 誥贈奉政大夫晉贈中憲大夫諱鳳

儀之元配子六元泰州同知加三級元仁州同知元義
州同知加五級元禮國子監生元智早卒元信國子監
生出嗣孫十有四元泰生者五天感乾隆己亥舉人應
瑞疇照元仁生者二玉成元義生者二華綸元禮生者
一紅元智生者二階旭曾孫四並幼銘曰

善一而專以畢厥身恭人日日損一食天百益爾子子
孫孫嗚呼孰尙忍乎不仁

陳安人墓誌銘

侯官陳安人生于康熙甲申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于乾隆己亥年十二月十七日年七十有八爲湖廣襄安鄖道子威曾孫女爲寧德縣學教諭統昇孫女爲直隸某州知州豸女其得稱安人則以旣卒後其夫林朝綱獲恩賜都察院經歷銜六品例稱者也安人幼慧喜翰墨以父遠官畿輔在家奉母以至孝聞母病邁漸安人隱家人剖左股肉以煮藥母服之而瘳年十八歸林氏以不逮事舅姑爲憾選忌日佐朝綱奉匱上食輒欬歔涕橫落間語夫曰先舅先姑窀穸未覲埴焉請悉鬻

新婦匳飾以助斃穴可乎朝綱曰切哉爰以歲王子奉
二親之櫟葬於福州府城北之牛坑葬畢安人歸而始
有豫色其孝蓋天性也安人有二男長元俊次紹芳安
人佐夫督子極嚴其望之學以成也甚摯已而元俊試
爲縣學生早卒紹芳則以己亥冬余爲學使者始試入
府學其十有二月十有六日紹芳自使者院冠頂簪花
而歸拜於祠下次拜其父母安人喜謂紹芳曰吾家世
有聞而若父八十餘尙困頓在諸生然志未衰茲若又
獲廁名於學吾願差畢矣明日竟無疾而逝尋朝綱來
謁爲余言且流涕余慰之曰若君者庶幾增重昔人仇

儷之風矣然君之婦待君之子成禮而卽終全乎終者也年幾八十乃返其真而君益壽考不得謂之不偕老也君又奚悼焉其明年朝綱秋試罷監臨以其年

聞獲

賜舉人於時朝綱氣力尙壯獨走與驛傳競

速竟及應禮部試知貢舉又言朝綱年過八十以上再獲

賜六品登銜於

朝旣歸卜葬其室而婦陳獲

以安人之稱告窆嗚呼安人是非克孝而喜翰墨之效邪安人有孫六續緒顯緒丕緒開緒振緒統緒銘曰

或枯楊萑或枯楊華林娶陳相當厥門宜厥家婦且八十而死夫八十年未已用年獲舉官獲六品始林翁遂

巡築婦墳銘內之稱安人掩土號哭而虞還兮扶翁一子將六孫

黃孺人墓誌銘

代馮生廷工從余遊戊戌冬自其家千里來謁請余爲其婦黃誌墓石余聞禮內言不出惻然馮生所述婦行可信也且生之行端有素信於余者矧其言邪按生婦姓黃氏生同省山陰之安祥寺村人父家鳳縣學生母馮生族姑也七歲父卒獨與母居家稱其賢十八而于歸於馮乾隆戊寅春正月也馮生亦十六而孤二十一而授室婦來廟見畢稱先舅先姑以事君子馮生宜之

稱曰婦事廷工恂恂如子之事嚴君也其宴私之際也如賓而講習如良友也自初歸歲冬生女子子病幾殆而復自是病輒作止者閱二十年中間丁亥舉男子子矣七歲而殤則私鬻簪珥爲生買妾胡已而有身丁酉春免又女子子也婦鬱鬱曰禮士娶妻及有側室凡爲無後也而今如是越歲卒其年戊戌春馮生自念以諸生試屢黜去入貲就教職需次太原夏六月檄署大同府學訓導過家留數日去官所而婦竟以閏六月二十九日卒於家生聞之悲甚悲其賢也故狀之具昔人之情與文焉而余更從生問得其敬事夫而有合於禮與

經者謹比例書之按記內則稱婦事舅姑而繼之曰少
事長賤事貴共帥時是妻事夫之文例於此也婦之事
馮生每奉生冠衣非盥手不以奉示遠褻也與記冠帶
垢和灰請漱鄭君云手曰漱孔氏云冠帶旣尊故以手
漱之文合婦倉卒授生衣及冠必以帨解薦之然後授
之此與記文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坐奠之而
後取之義合又婦視生饌則必躬舉以進而侍於旁生
且食且繙書不喜人以語亂之有自門外來者婦必舉
簾詔之令毋入率食以爲常問有嘉肴生輒留其半以
予婦婦不敢食也其食者六餽俟再食必舉所予復進

侯生舉箸食則喜而侍食按記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
與恒飲食非餽莫之敢飲食以故婦於生所留遺之半
不敢食也又記旣食恒餽鄭君云每食餽而盡之末有
原也孔氏云無所有餘而再食也以故婦必復以進者
所以尊夫朝夕恒食知其自食者必失之餽而未有原
也其動合於禮也如是生旣宜其婦與婦居好以論語
說說家事婦則從容間出辨證往往相說以解每歲冬
夜月上夫婦披衣起更端或達旦以爲樂如云君子易
事而難說婦曰嫗與婢喜言人家短長諸姑伯姊或亦
喜聽此新婦遇之則謹辭曰若且去或與難說說近邪

此邢曷不受妄說之疏也又生語婦貧與賤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此大難婦曰富貴貧賤時爲之若君子卽時
而去我失真我矣此何旻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
貧賤不可違而去之之注也生又言居上不寬其何以
觀我家某叔逮下寬而家不治則寬亦病也婦曰否也
譬之爲室者高其閭閥峻其堂廉而人容焉故可觀如
是而寬洵可觀矣若夫毀垣墮牆以爲寬新婦不識荒
祠敗寺觀於何有生曰善嗟乎微斯言曷足以發明至
人寬觀連類之旨哉其達諸經而體諸物也又如是宜
乎生於婦之死而致其悲已婦生歲辛酉八月二十一

日卒戊戌閏六月二十九日年三十有八銘曰

古曰晉之人飮而敬之古曰洛之神習禮而明詩盡焉
生之婦也合厥美而離不壽也生之腸鐵石生之脰兩
以溜也生乎豈傷我文其行久且長

范安人墓碣銘

乾隆丁酉代馮君廷正秋山自海外歸喪其嘉耦范安
人哭之逾期而悲知秋山者聞之皆曰若非過情方乙
未春秋山將從其從兄廷丞之官而浮乎臺灣也安人
止之曰君落拓且倦遊矣何忽浮海爲秋山不聽行已
果安人則解所佩順治錢錢面正書原字者謹爲秋山

佩之此錢蓋國初鑄自太原局者也而里語相傳以順加原文爲吉祥曰佩之不逢不若比海舟發揚帆行抵臺灣差一日耳則颶作於海中舟人沉木貓於海舟與浪簸颶颺不得休秋山起顧海中萬怪蠕蠕恍惚出覩則持其兄痛哭悔不聽安人言如是累日颶止達官所作書來告家安人大驚泣亦累日益念秋山之隔在海外也則設觀世音像於臥室朝夕禱且祝曰願減已命算祈夫康寧歸無他及秋山以五月至京師而安人四月二十九日之赴至秋山泣且呼曰我佩原字錢歸而我婦以禱我獨死我之不死於海獲歸我婦之算所

減而祈邪其秋復至京師泣告余曰廷正無以答吾婦
賢惟公賜銘以傳之已而秋山忽恩以從兄之事南去
明年戊戌冬復來泣拜益請余嘆曰秋山其鍾於情余
所宜銘也已按安人介休范氏父前寧波紹興台州三
府兵備道清洪母高氏安人八歲喪母哭括髮卽次如
成人繼母馮卽秋山之姑也秋山少孤其姑又爲外姑
故長贅於范氏范氏號豪富方爲郎寓京邸僮婢數千
指以上出入侈甚秋山故名家子讀書尙氣心以依婦
家爲恥小不合輒謂婦吾不任居此安人亦心恥以豪
家女視其夫故折節自卑下冀稍稍安夫心然所事者

繼母徒以賢且孝博母歡早夜服御飲食一切實不獲自由他日繼母所生子患痘瘍頗殆父母過愛甚卽睨之不忍避他室中獨安人躬鞠視之忘日夜比痘告瘳而衣帶一月爲之不解於是繼母及內外皆曰賢凡安人所以曲折安秋山於其家者百端之一也秋山贅范氏凡八年而後偕安人歸於代其所處殆恒行所至難者秋山旣歸不解治生產家益落凡九試於鄉自丙子至甲午輒報罷居鬱鬱安人必預試期爲陳說定數以慰勉之及罷久久必進曰士讀書初當思發榜發榜後惟有讀書夫子其母以一第累心矣秋山嘆以爲名言

安人以不逮事先舅先姑每祭必誠必信漑滌終日畢夫弟廷工行最端敬之如嚴師秋山出家事織悉必咨而後行夫妹七歲依安人居凡十三年而嫁妹居有小失必涕泣曰妹早無父母偶有失言之遽嫂所不忍忍而不言嫂獲罪於先舅姑矣妹勉自愛小姑感之去嫁劉氏稱賢婦安人逮下有恩命婢康爲秋山妾妾有子視之過已所出其率也妾哭之如哭其母安人生雍正甲寅十一月五日卒乾隆丁酉四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四以秋山官安徽布政使司經歷例贈安人子守聘田氏妾所生子定女三人安人生者二妾生者一謹爲

碣於墓而銘之曰

婦瞶夫瞶厥身夫趨颺而干海若之鬪與舌兮殞妾魄
與魂禱僧伽兮呵夫君毋促夫之命兮以妾命延夫歸
來兮室有棺棺非木之直直兮化而爲望夫之石兮代
土之風匹颺力兮颺莫撼夫舟之纜土之風則力安人
之棺安安貞不易兮

何君側室袁氏墓石文

余再遊黃山見黃山詩卷有歛何君秉權汝平名已而
何君去就選人需次爲知縣歲乾隆甲午道出楊州買
妾於揚之袁氏袁氏家寒有女二珠適有常熟貴人以

重聘求女女一顧何君語其父母曰不願嫁貴人願之
何何君聞之則逡巡辭曰秉權恐不足以辱厚意且旦
夕有京師之役不克俱若女烏能待我女語父母曰願
固待何於是何君欣然娶之留揚州所親家獨來京師
其冬十一月迎以來女旣至從何君居僦舍不一問揚
人服御饌具之華侈宗宗寒女也間曰君方需次當節
用富貴有時胡蚤赫赫爲每賓客來僦舍舍邇梱梱內
不聞人聲內輒出質首飾共酒具不使何君聞何君與
客飲極歡而罷後聞女如是益賢之明年夏有身而病
語何君曰妾命薄且死事君日短淺不足致君念然妾

父母老有弱弟君肯善視之俾父母有養卽死君毋念
妾矣何君愕曰若何至此秋七月二日產子不克舉其
日率率年二十有二何君悲甚其弱弟走千里來視姊
至數日耳哭於柩側不輟聲何君益悲無所向何君有
弟青從余遊愛其兄而懼其傷也旣立致廣濟陳生秉
銓爲畫像以慰之又來言曰敢乞先生爲之文刻諸永
定門東吾鄉人所置石榴莊之窆石俾袁氏之女托以
不死或者其足以塞吾兄之悲余乃依韓子作武侍御
爲妻畫佛之文之旨而爲之詞曰

生簾幕兮無言死房櫳兮無人棗纂纂兮當門蒲桃垂

垂兮覆客軒出入思兮萬千歸骨於石榴之莊兮依夫
鄉之遊魂托文字兮奚傳塞生者之悲兮曰死反其真
桃與柳兮風之嫺吹墓門兮徂秋而春

河文集卷十四終

笥河文集卷十五

大興 朱筠 竹君

蔣秋涇先生別傳

秋涇先生姓蔣氏諱德字敬持浙江秀水人以所居里近秋涇橋又自號秋涇先生早年喜作詩雍正乙卯先生年二十三舉於鄉從計偕入京師卽與諸先達稱詩日夜苦吟不休乾隆壬戌之春主於余母氏之黨禮部員外郎徐公家與余舅氏名浩及余薦師鄭先生名虎文結文社以待試時西鄰會稽周先生長發官翰林以詩捷敏負重名且脯成七言近體三十首先生輒過從

與之倡和計首十多一二而工蓋過之周先生喜與爲忘年友其夏先生獨報罷而來館於余家時余年十四弟珪年十二先生得之喜甚以爲可教爲余兄弟縱談古今時時獎誘之若身奮然在天上少選或小不合其阿責若風雨之至自視幾無以爲人用是聞者人人感動至今余兄弟私計讀書無所進益其有所進益無若從先生時先生暇時未嘗去詩几案床榻卷籍與被服相蹂錯而身臥其中或起繞室百市長吟其韻清越遇意得則舉以示余兄弟輩旋棄其稿不復問也先生在余家先君所以待先生者尤重且謹惟恐不當意先母

爲先生設食必手治之先生云蒸雞子者必用箸調之
度三千箸乃可食每朝食先母調食必如其箸之數顧
謂余兄弟曰若輩幸得名師我豈惜手指力耶他日先
生聞之所以教余兄弟者益至然先生負氣頗峻急嘗
曰賓師之禮不可久館於人或致辱晚已以故先君先
母所以慰留先生者未嘗有纖芥失其秋先生灑然去
之蓋館余家實三月云後乙丑戊辰再至京師試輒報
罷自此先生不復上春官試矣先是丙寅丁卯之間先
生遊揚州主張君四科家當是時浙東諸老若寧波全
謝山祖望杭州厲樊榭鶚杭董浦世駿金壽門農輩並

在揚揚之好事者或邀先生爲詩酒之會令節勝遊分
章刻句一時競相傳賞名動諸老問於是先生詩格一
變清絕至今集中所存錄亦揚州詩爲多然先生未嘗
屑屑苟合一日與諸公會座中猝報某貴人至諸公方
迎揖先生則閉閣不與通諸公固強請之曰何逼人至
此先生開後閣竟去其人殆清甚不獨其詩也後數年
先生去揚落落無所向會余舅氏徐公已筮仕自西域
從軍還擢爲平陽太守遣使三千里致書先生請爲書
院山長以教郡人先生以同社故人欣然就之在平陽
三年諸生經其指授爲詩文皆有法歲乙酉先生以母

老辭徐公歸臨行作詩題書院竹以示諸生然後去先生既歸家故蕭然以常熟邵編修齊燾與先生同社鄭先生友善且常熟去家百里遂就邵氏館館一年兩人相得歡甚明年夏竟卒邵氏先生生於康熙癸巳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丙戌六月某日年五十四所著秋涇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二其少者有先生風

大興朱筠曰孟子稱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余少從先生遊以爲今世有先生其言論風采足以感動後生令人慨然想見古清者之風先生歿余無所見矣嗚呼此可傳也先生詩晚益清其盛年所作出入杜韓頓挫有奇

氣輒散去不復存在平陽時有徐生名昆爲先生所鑒
識徐生手錄先生古今詩百餘篇篋藏之歲戊子徐生
來應京兆試復從余遊余得見而讀之然皆自揚州以
後作盛年詩無一存者余所收先生詩多在揚州之前
然不及徐生十之四余於先生愧徐生多矣暇時欲手
書一通與徐生所藏合爲一顧徐生方罷歸行忽忽未
遑也徐生請爲先生立傳余姑粗記所聞見隨手書之
以答徐生

錢塘吳氏家傳

吳自太伯十七傳而至王壽夢壽夢四傳而至太子友

亡楚友七傳而至漢長沙王芮芮八傳而至大司馬廣
平忠侯漢爲南陽宛人漢十三傳而至晉孝子猛爲豫
章人猛八傳而至唐佐臺御史少微少微八傳而至光
在咸通中始卜居歛之西溪南爲西溪始祖自西溪又
二十三傳至明天啟中有名憲者始遷於杭而居爲杭
之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愆初來錢塘器識偉然與其
賢通長者遊同輩皆屬目下之明制設科之法士自
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
流品以試於其郡卽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
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

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其家所業聞著爲籍而就試於是郡杭爲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憲獨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言杭所以當設商籍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爲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今百餘年諸生從此應布政使試及再試禮部率顯名以去者歲歲不絕皆自憲倡之憲居錢塘旣美其湖山之勝久之與其一時知名之士議曰學所以學爲人之標準也今羣居徵逐獨行固陋諸君何所學乎於是考地吳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辨相

桓以習禮法以其暇日更立期會爲文章相號錯如是
以爲常今所謂紫陽書院者也方熹宗朝閩人魏忠賢
用事其黨布天下於時諸郡競爲忠賢建生祠而杭州
之祠巍然與紫陽書院相偪處其黨或以爲隘也則計
謀所以取書院地更拓而大之以媚忠賢憲聞之趣令
長子瑗詔同學諸生數百人明日會祠下旣至方藉藉
相語憲慷慨曰鸞孔不與鴟鴞同巢麒麟不與狐狸同
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旣發憤爭門而入守者不得
禁則更指忠賢像大罵罵已則共擊碎之投園中出盡
撤其祠而書院賴以不動閩黨以憲名聞忠賢大恚必

欲致之死時方起大獄因嗾其黨羅織之主者構憲廷
訊再三辭不服卽逮京師詔獄少子炎從行將以身殉
父也明年莊烈帝卽位忠賢伏誅事得白放歸遂不仕
而獨肆力於詩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
可珍玩者旣作樓以貯之又刻水晶徑寸以小篆法書
樓名名虛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
取虛白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
出其所珍玩摩挲考据以辨其毫芒於古之合不合者
至秉燭而罷其晚年常居樓中凡十餘年而樓燬於火
又數年憲卒憲平生磊磊尙氣節而教子獨以醇謹有

予四人伯瑗仲琦叔璠季炎瑗字伯玉從其父毀闕祠
及釋歸益勵名節好學能文章獨不喜浮屠氏曰人不
師聖賢何所不至老而怖死則口作西域語曰免我免
我真愚也順治中子鏞以進士官粵西臨行受教瑗曰
牧令親民之官無他奇公明平恕四言而已子守其訓
爲良吏琦字稚圭莊烈帝時刑部尙書閔夢得以賢良
方正特薦詔授通判謝不起閉門著書日夜不釋手所
著有尙書翼注行世璠字子璵天性至孝父疾茹割股
和藥進焉比卒哀毀骨立喪母三年泣血目爲失明康
熙甲寅歲閩亂諸郡子女俘掠道路不可算璠爲傾家

資贖之訪其父歸其子訪其夫歸其妻凡幾千人又以爲杭固都會也四方客死或無所歸骨乃暴於野遂創悲智社有死者醵金殮之當事屢旌其門竟以壽終炎字秩存方父之被逮也年十四獨行從其父廷訊則代辨析在獄則屬餽橐時僉都李之方按獄左右叱去之炎泣曰吾來爲父白寃義不畏死豈畏叱耶竟從父逮京師旣釋歸在父左右無不先得其意母遭風疾臥不起扶持床第間衣不解帶者年餘有兩從叔事之如父嘗曰遠祖之藏弗而不治是無人後也家有餘而無田以祭是餒其祖也以故置祭田除墓道終其身不敢

息兄弟四人孝友如平生皆不仕年皆過九十歲未嘗
析居異爨家庭之間怡怡相見或偕行出遊翱翔於兩
峯三竺之中衣冠顏色典型儼然錢塘好事者或畫商
山四皓圖以傳其事嗟乎四公之後今又四五世子孫
幾至百人蓋數十年矣自琦之曾孫名祿乙字鐺閣孝
友君子也爲予父執其子聞生又與予同學總角相見
如昆季鐺閣先生爲筠言余自弱冠遠遊且四十年昔
歲反錢塘避雨於市古貨器者之次買水晶小印持歸
家中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先高祖虛白室章也私念
百年故物歸其主者旣甚喜他日當於家中隙地構廬

一區以復虛白室之舊業而祀我先人且述先人之行事懸之室中俾伏臘家祀小大稽首咸得來觀一通以示其子若孫子其爲我文之子不獲辭謹據杭州志錢塘縣志吳氏家譜與先生所口述者財擇而爲之傳傳曰數典不忘其先又曰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古人或表于阡或碑於廟豈不美乎今吳氏先人之德若此五世以來益以孝友詩書世其家獨其子孫未聞張大其先如古人云云吾聞善之積也不發其發必大非獨大也必久吾是以知吳氏之子孫大且久也

蕭山王君家傳

王君名之槐字樹德一字瑞峰浙江蕭山人曾祖承式
祖宏先父章章生子四君其第三子也君家故世世讀
書而君行尤美於天性以孝友聞其他行多可述而生
平尤用意者在宗祠族譜君之言曰先人有志而斲焉
不繼非孝子也我族王氏自宋實爲魏州莘縣人自文
正公旦六世曰以仁當高宗時渡江而南來家于蕭山
之湘湖夏孝鄉又十二世曰賓陽始遷城中居懷德里
數渡江之世至我先君二十又二矣我族之譜於宋有
茂才者嘗輯之元明之間往往輯焉 國朝以來族人
訥侯訥庵二公又輯焉蓋六十年於今先君子有志焉

而未果也予小子竭蹶不敢忘君又言曰自我先君子
越稽始祖以仁公以下二十餘世而爲之宗祠其心力
實盡於是癸卯之秋我宗祠火予小子其無以見先人
於時君滂沱奔走於餘燼之旁者累日夜族人感其誠
卒人人議共舉爲復其祠祠成而規模煥然加盛於前
時君之爲族譜也其跡益奇嘗夜觀所爲譜於湘湖上
漏下數十刻倦而假寐聞若有太息者見一老婦獨前
曰嗚呼人誰知我君寤私怪其何人乃走族老人爲言
所夢見狀老人曰嘻此某氏也苦節終其身爲君發譜
指視之果逸其行事一坐嗟異何又夢一老翁如呼

一人名行且詢曰我死卽貸爾耶君驚寤比旦而族老人有來謁君者卽語以夢老人訝曰此翁名某所呼名乃爲翁後某小字也某行有負於死者今鬼神來告子子其書之以爲族人戒君謹而識之時族人有居西興者亾其世系其家無老成人而子弟率不識一字感君至其家問訊乃大愧恨卽無以言固留君已而君視壁間磚甃甃有隙如束楮狀卽發磚視之故譜一卷宛然世系具在焉一家盡駭以爲君神我祖留遺此以待君也君居常痛其曾祖母來祖母陸兩世節行而父行實孝義久之未得上達君爲諸生時輒自具書兩母及父

之行實上督學使者使者以

聞有

詔旌其門

君父卒後或有所往必走詣墓上其反亦然兄弟同居輒置酒爲懽笑時時達旦以爲常妻黃氏死未嘗再娶其教子及孫則曰讀書之外復有何事君內行旣修而遇物以誠鄉里以其一言爲輕重其學一粹於經史且有所論述其所爲宗譜尤有法並藏於家又或旁及星卜諸家之術用之輒驗嘗自言歲行在子當死已而果然人謂君之誠足以明於死生之際不盡以其術也君卒時年六十二鄉人私謚之曰誠毅先生子二文灼文烜孫四武培武堂武莖武壘

大興朱筠曰余家曾祖以上故蕭山人余兄仲君官山東曾君之子文灼遊東與相識仲君書來言文灼手其父之行衣冠再拜而言曰先人之行誠得古之所謂立言者以傳不恨俾仲君寄京師而乞余爲之傳余文愧無以當文灼之請旣而讀其行畧嘆君誠長者復感其以力行重於鄉里而余方百年爲北人不一親識其爲人也君所感於鬼神事甚怪然古所稱至誠之動骨肉一本之所感通固然無足怪也故不辭而爲之傳以歸之君之子焉

紀張孝子事畧

張淑旺海豐人年九歲父存心商於塞外旣行絕音耗淑旺依母以居旋卒乃營塋其母爲姊弟畢嫁娶移居宛平冀近父得遇知父踪跡者也已而聞在瀋陽往從之旣至無所遇慨然曰我不能徒返也塞外縱苦寒然商者麋至彼以利我以尋親畏道遠而徒返是視親不如利將何以子爲於是裂素繪書爲零丁標於背遂行兩年歷古北口熱河土城子諸險屢瀕死不爲阻然卒無所遇最後至錦州禱於神祠甚哀有門而聽者趨告曰奚乃肖昌黎張存心耶存心僑昌黎故齊魯間人也自言有妻子在鄉里足不良於行老矣不能歸也子盍

求之如其言往詢諸土人言悉驗閭里皆來觀曰此張存心子也孝子也然而爾父前死矣導之登北山坡得其塚迺召其弟淑啟同奉骨歸與母合葬更爲制服者三年世所傳張孝子事云爾近世稱孝者多在奇節宋以割股明以廬墓創始者發於至情之莫遏而繼者相屬當世以爲習聞惟尋親得情之至正者卒鮮蓋其難也 國朝以尋親者先後得五人犯鋒鏑奉親歸者爲黃向堅奪父骨於苗獠者爲劉龍光尋之而終不遇者陸寅尋之而得其柩者彭孫貽得其墓者翁運標有淑旺而遂爲六向堅諸人皆累世詩書之澤淑旺顧操奇

羸賈人子耳非有嘉言懿行爲漸漬其心激發其志氣卒能孤行其意歷九死而不悔以遂其父首邱之思以慰其母靈而無愧於向堅諸人所爲夫拘儒牽於成議賈人以無所障蔽而克爲之其天全也賈人所爲高於拘儒所守則夫儒衣儒冠嗜利而忘本者皆賈人所不道至性不恒見於人儒而孝有黃向堅諸人賈而孝則有張淑旺人盡人子子盡當孝可以與矣傳孝子者於世系年歲多畧子亦弗得而詳云

書歛程密事

程君諱密字用詳晚號退於其先爲歛之夢山渡人族

叔錫琮故用六安州籍成進士君少從叔游因試爲州
學生雍正己酉以選拔生當貢入國子監 朝考高等
得 旨分發山東以知縣試用當是時 世廟

方重吏治凡選拔試爲縣而才不數年輒致顯仕人人
爭羨以爲美塗君之在山東也初署鉅野歷城兩縣丞
再署東昌府經歷值歲荒上官檄君往辦振貸君所至
周察戶口必得實凡飢者稱其仁辛亥試限滿當奏授
淄川矣已而聞母曹疾君召家人刺刺語頗得其母思
子狀仰天喟曰母戀子而子戀官邪密乎爾非人子也
明日泣請於上官願移疾去視母時巡撫都御史爲成

都岳濬承宣布政使爲漢軍孫國璽提刑按察使爲江
都唐綏祖並器君相顧笑曰迂哉書生豈有奉 上

旨以知縣試三年將卽真矣而忽以疾去者哉君益泣
請至於再三諸上官皆不許君則具牘署其上曰程密
自考爲知縣力不及當改教諭去上官益大詫已而察
其誠也聽之去君卽去抵家母顧而喜卽日病若失君
亦喜顧母曰兒自今不復以官去母左右矣遂自號退
子也越二年癸丑母竟卒嗟乎人或父母篤老年八九
十子在官不克就子亦戀官不克去至於父母喪復不
卽奔若淹滯以待父母之恨至者今則有之豈今之人

子者日益薄耶而君何以如是君居母喪毀甚閭再替而禪家人未嘗違其笑六安人僉曰孝子君有庶母生妹嫁吳而寡君迎歸終身養之卒詔厥子嫁其二女甥人僉曰君友有里之惡少倉卒詈君稠人中君輒避去惡少隨而詈之君無所動於詞色里人僉以是服君之度君除母服竟不出徜徉於八公九公諸山水間嘗三遊古南嶽一以雨登間爲詩詩清絕未嘗留草後以乾隆壬申十月十日卒君生於康熙丁丑六月二十日年五十有六君二子命長者秉鈞爲兄後次子秉銓十三歲而孤旣長爲諸生余在江南時試有聞後來京師手

寫君詩之僅存者爲一卷而乞余書其行作書事

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

蕭山汪生輝祖爲上海陸君錫熊戊子主試浙江所得士陸君余辛巳會試所得士也已丑輝祖從計偕來京師以門下門生謁余乞余爲傳其兩母之行余曰兩母有歿者存者於例不可傳也其書事宜久之欲書而不敢易易輒爲之止今年癸巳輝祖復以書來泣請始書之蕭山治之東大義里汪氏二節婦者故淇縣典史汪楷之繼室一側室一也楷初娶於方方卒有二女側室徐生子輝祖四歲矣再娶於王其年雍正乙卯也王年

二十三徐年二十四兩人相歡如姊妹越六年楷引疾
罷去客廣東死鹽反蕭山及門兩人扶七十老姑扳匱
而噉輝祖方十歲挽兩母衣踊而左右會楷有弟模數
負里中惡少錢眾闕模兄楷死恐模遂負錢急聚責之
模乘間悉挈家中餘貲出門徑去不知所之羣惡少乘
喪擁門大譴譟舉室欲傾老姑呼天曰今日我家與若
同命於時兩人飲泣而謀曰夫死吾兩人亦死卽死夫
之母死夫之子嗟乎夫竟死矣若吾兩人緩須臾無死
義姑而教子夫固未死也卽出語眾曰我家負若錢若
迫我家今日卽死若錢卽負無償不若勿迫我緩之期

五年急二三年兩寡婦誓不負若錢若去母久恩此羣
惡少計不可屈其辭卽應曰諾徐徐罷去兩人則閉門
跪老姑前笑語慰之而拊子泣曰若必讀書有成立兩
人日日力手指食姑及子王坐而操作徐則奔走搢拄
以佐其役天寒蒙裂縕縷百結齒齮肌粟相與慰藉以
溫或餅米見罄兩人輒互稱病不食令姑與子食而間
咽其餘粒人皆指語汪氏旦夕活耳浙俗事鬼尙楮幣
糊楮爲黃白鏹狀歲時焚之以贈人鬼紅女手作之終
夜有聲計案楮鏹千百用易錢作速且多者當一人之
食兩人所作日食有餘錢則積以償負如是數年竟償

叔模所負惡少錢當白金百兩以上蕭山爲之語汪寡婦楮鏹黃白鏹不爽也所居破屋三間在西小江上四望野田漫漫輝祖出就外傅母徐送之旣入傅門顧而歸輝祖日日歸母徐在門盱企久矣輝祖或業不進母徐則撻之母王解之曰阿官一而已撻可已母徐曰惟一而已不撻將吾族之圯也則罷撻兩母相持而泣輝祖亦持母泣而罷風雨之夕兩母更縫紵以佐輝祖課之讀讀聲與刀尺聲不絕也他日仁和嚴誠爲晝夜績課兒圖以紀實當是時五服六親無過問者輝祖幼時納采於王久之不相聞或訛語曰王家斷若子婚矣王

顧徐曰吾見尙少如其成立何患不婚其不成立不婚
宜也斯言何爲至耶輝祖聞之讀書益甚及輝祖十五
六頭角見王氏備禮歸其女宜於兩姑然後訛者不復
訛兩人之事老姑也尤以孝著雖乏絕甘旨之味必力
以供姑益篤老嗜螺螄而甘輒語姑曰烹之而介無脫
以七簋肉吾口內焉吾甘其滑也兩人迭烹而迭啗之
必當姑意乃退及姑病漸臥久之固欲起卽牕厠徐則
負之牀以下上姑竟忘其憊且率姑曰天平若得婦事
若兩人若若兩人事我我卽瞑乎至今蕭山聞人言汪
氏之孝與節者皆以爲信輝祖旣舉於鄉母徐歿七年

矣母王年五十有六喜曰吾子茲始成立也先是五年甲申輝祖具書兩母之行自學官上之獲旌實建坊於東郭門外於戲輝祖於是乎孝若夫昔人所稱有待云云者余亦以其理信而書之作書事

少婦周紀事

少婦周氏濟陽王氏婦也王翁媼有子巧年二十娶新婦年十七矣居亡何歸寧而歸明日巧暴死訟於令令駕往死者所召翁問狀翁曰兒初與新婦歡甚日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天大寒民呼兒蚤起作苦新婦起設饗食兒當食腹痛趣詰新婦云嚮夕見拾紅白粉授新婦

令入鬻作食今死者食鬻是新婦殺予兒也令問新婦
狀新婦曰晨實持粉入鬻夫實食鬻死新婦欲亦食鬻
死舅姑奪之隣人羣來詈辱新婦且相禁不得死今罪
當死無辯令卽問曰巧且死何狀鄰人觀者皆曰此婦
置毒鬻中食巧巧嘔衆且至乃汲寒泉浸綠豆大黃諸
藥物急飲之毒甚不可解巧益嘔且泄死餘鬻及嘔猶
在婦何所辯邪令曰然趣命投鬻與狗食又趣呼狗來
令食巧所嘔者皆不死又召吏徧視巧之死無毒狀獨
齒禁堅不可啟又啟視其私入腹中令曰是也趣召新
婦曰死者口不啟若罪而寃不能明也若能啟其口令

爲若辨之新婦泣而前跪啟焉觀者皆駭吏持銀七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令曰然又召新婦問曰嚮夕巧有所御邪固問一夕三御又問巧蚤起何事新婦曰夫起飲水三器而已已而食嚮遂死無他狀令大息久之乃召翁令前曰爾子醫者所謂死於陰淫寒疾是也爾欲坐爾婦毒爾子乎翁拜而慙然乃召其鄉隣令前曰爾曹言巧之婦殺其夫不知爾曹以寒泉藥物共殺之也衆皆惶恐伏地良久乃解乃召新婦令前曰爾之舅姑與鄉鄰觀者皆曰爾毒爾夫律妻殺夫磔令得白爾更生也夫雖死其歸養爾舅姑以代爾

夫之子職又曰脫爾夫有子善矣新婦哭翁媼皆哭再拜謝令乃罷去於時濟陽人皆以爲令神明而賢其事在乾隆壬申之十月余兄仲君知縣事以爲周之得不寃死也哀之又嘉其能守節以事其舅姑如令言遂序其事寄京師且言紅白粉旣入鬻不可辨疑夏月解暑之劑也余讀而異之爲作少婦周紀事

張烈婦紀事

杭州府清泰門長明寺巷張烈婦者種菜傭顧妻也張年二十餘夫顧年三十餘一子一女數歲耳居巷中巷有隙地數十畝當慧林寺門爲菜園羣傭比屋十餘家

種菜其中以爲活乾隆二年丁巳春顧傭者勇於鑄土
自泮力足兼數傭所種於時菜肥而顧瘠已而病臥一
月死方顧病時一日闕力作則闕一日食園中羣傭故
壯顧相呼拔菜煮糜粥來食病者並及婦婦則拜受之
及顧死婦卒哭手撚鎌斷夫所種菜分遺園中諸比屋
乞取其直買僦以斂夫畢告於衆曰夫所種菜畦一區
今無種人矣謹還主者然夫爲主者竭力種菜累年所
竟死於此願諸君爲言乞畦角丈尺土以掩吾夫手足
命也敢不拜德衆曰諾明日婦送女於育嬰之堂以其
子爲他家養子園中人私語曰此速嫁矣吾儕致菜糜

數日耳願無懈然而自是致菜糜者婦謝勿受也則閉門入園中人怪之然亦不見婦甚戚狀則漫語曰是豈有所私儲耶姑聽之明日門不啓曰偶卧不出耳至三四日門閉如初園中人詫相告曰趨呼里甲來共入視之於時里甲率園中傭呼啓門門中寂然則爭排闥入見婦危坐榻上槁而死衆譁曰大孀爲顧餓死也知者曰此烈婦也聞於仁和縣縣來視死死後自領緣繞襟周袂連中褰及韞舄縫紉合爲一衆乃環斂手肅然僉言於縣曰此烈婦無他不願以死自見也請勿視知縣曰諾去其日園中人相與舉榼斂婦死與其夫顧合葬

之園中菜畦一角余聞諸烈婦鄰巷錢唐國子監生吳大生虞甫爲作紀事

書羅烈婦事

順治二年乙酉 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歛人宋和爲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其里籍嫁爲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宦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姒曰劉娣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婉聽從一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曰難如此君當負母避

去史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俱死無益妾當對君死
以決君行卽曳薪填塞室門戶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
從我無辱於時登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
花舉火焚之然後上李遂與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
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見兒則抱攜出之
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
兒且負母哭出巷回首見黑烟出樓瓦隙中火光上合
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
美仰天而噉俄頃聲漸息仁美冒死逃走過一卒以刃
來斫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咋卒卒驚與狗

門仁美得免踉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導之至雷塘母及子皆在難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十三人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未燼略辨識爲婢菊花股也於是仁美合舉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宮之舊門也初仁美爲卒所斫旣走免顧見昨卒狗來從之則其故畜狗也自是茆舍與之俱比還家越八年狗死仁美埋之烈婦李墳側余蓋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書烈婦景事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

七月 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
不降斬於杭州令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經顏色如生
家人不敢斂尸床在堂蒙面以楮待命縣遣典史來驗
果死狀甫前啟楮頃有飛甃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
其腕典史痛反走呼譽曰夫人烈哉夫人烈哉左右從
吏盡驚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跡向甃所
墮處則屋上甃故完好缺者一耳如人所毀僉曰烈哉
烈婦之靈之毀之也至今餘姚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
士邵晉涵爲余言之之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尙書應文
之孫文選司郎中景初之子自爲諸生已以文章名與

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緘蕭山毛奇齡同時爲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爲府推官與諸人遊固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不一當意不得平烈婦謂之泰曰子偉丈夫何不可何必科第爲之泰與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事事在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桴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景在家訛言一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橫水洋中爲渠帥將兵且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橘女沈尙書孫婦夫子死國吾死家耳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葬之立

沈氏子爲之後至今有祀

書趙有慶側室王氏事

桐城縣縣市鄉一都二里三甲國子監生趙有慶側室王氏縣人王子美之室女也生在康熙五十二年逮雍正六年年十六歲自念父母早死養於叔父叔又老貧且病乃泣語其叔曰父與母死而獨生女子子是死而不得葬也叔父雖老能爲勉卜葬月日女當鬻身以葬父母不恨卽持其叔慟哭叔亦歛歔許之鄰人聞者咸感動相與艷傳其事會有慶無嗣謀娶妾毅然出金葬女之父母畢遂歸焉事嫡姚克敬以和生三子宗蔭宗

德宗有疾甚早死宗德爲有慶弟增慶後獨宗育存越
十年乾隆三年王氏年二十有慶死王氏輒經欲
食閉戶將自經從死嫡姚排戶奔救之且泣語曰堂上
有老姑而子幼先舅柩尙在淺土夫殯在堂若忘驚身
以葬若父若母邪若死我亦死是果死我夫也王氏聞
而瞿然曰妾過矣勉生佐夫人於是朝夕侍嫡姚事姑
無不當其意姑疾則藥物必嘗以進死則附身附棺必
謹卒葬舅姑及夫如禮誨子有立乾隆三十三年
詔旌其門

書吳節婦事

婺源吳節婦者爲縣十一都二圖西園吳亨之女嫁爲十二都五圖騰坑王文燎妻年十九越十年乾隆癸酉文燎遇疾篤時君舅君姑竝在堂文燎屬續頃之氣絕目不瞑吳令兩孤跪而泣曰孤有母敢不使如有父不瞑如初吳則自跪舅姑前泣曰婦在敢不如子在卽瞑至今婺源人言文燎死猶視厥父母以有婦而獲釋視也越二年乙亥舅又死獨姑存兩叔一九歲一七歲兩孤一九歲一四歲同祖兄弟娣姒未析爨食而先世遺田故薄月日長久且不給旣斂從兄來言曰弟婦賢哉毋太自苦家徒四壁何以活若不忘弟之孤者幸毋徇

曲持小節勉行矣或有餘財施及前子所謂兩利而俱存也吳仰天泣曰夫兄是何言氏王氏婦也未死耳幸諸孤長大惟伯父教之孤饑孤寒勿相累也願勿再言從兄退從嫂日日來噂沓諄語用以激吳甚且手批之鄰婦爲之不平吳則逡巡謝勿與校或鬻質嫁時衣釵以佐喪具詔九齡男子子重斬以承祖事兩叔一次男竭蹶匍伏以次朝夕上食卽哭位如禮里人爭嘆息相與議分薄田數畝菜畦一區在屋後以畀吳曰若勉自活旣葬吳則閉戶治女紅易滑甘白餐以薦姑姑曰若貧苦安得具此對曰女紅所易不費也姑喜爲之率一

饗曰若後毋然暇則行屋後畦躬視畦菜春種蒿苳秋
蒔菘周畦半畝布種列行二百計吳則自抱甕行汲必
周畦引水循行行徧溉而罷歲癸未縣中旱荒午日下
暴菜盡萎而吳所種菜獨青青若宿莽之拔心而不死
也則刈以佐姑食惠及於隣母鄉人詫之指其園爲孝
婦園曰天邪非獨溉有力也其年姑六十一而病篤吳
驚計無所出則避人剖肱一瓣投藥沸之謹以進姑姑
病頓差夢有告者曰孝婦活汝驚而寤叩之媪媪曰嚮
出棄藥滓遭石而聲有異卽之殆非草木質也姑自顧
病已失則嗚咽呼吳前曰若煎若肉飲我而脫我病邪

他日若婦必若若順若恒不病爾姑自是行年八十而
健自吳當室爲兩叔娶婦成室教兩子成立次子晉讀
書通禮經有聞師休寧戴震來京師從余遊再拜持觶
洪榜所作求旌節狀請曰先生幸書母事俾母之榮先
於旌也余謹爲書之嘆曰節而純孝夫人其有道邪昔
歲己卯近鄉段萃有汪志孫妻詹年十八夫死餓七日
而死者吳聞之曰善哉惜彼尙有姑若少須臾母死然
後死庶幾孝乎今年戊戌吳年五十有四其稱未亡人
初年二十有九及今二十有六年矣聞所居懸畫竹一
幅晉小時輒見之二十年未嘗易他幅晉間請曰母何

以恒懸此竹曰有節者不易也晉聞之而悚惻涕潛然
下至今懸如初

吳巢潭先生哀辭

并序

筠從巢潭吳先生遊在乾隆乙丑之四月時筠年十七
學爲制義先生奇其文朝夕必稱休寧臨川是時筠始
知朝夕讀金聲子駿陳際泰大士之文凡兩月而先生
去歸杭矣先生初至不自言其年歲容色渥丹頰下髭
無多可指數而頭顱皓白如六七十人獨喜談制義不
倦然以爲制義非根柢經史不可嘗曰余讀周禮必日
背誦一過讀太史公天官書四周而成誦其強記精熟

殆自少然也先生自壯歲舉於其鄉壬戌乙丑辛未丁丑庚辰辛巳辛卯凡七試禮部皆不第中間壬申甲戌以母憂不應試癸未以後或以瓊州院長禮致先生先生以貧故應之遠去海外應試輒不至其歲在辛未辛巳辛卯凡三薦於同考官將中式矣主司輒以字句指摘而罷命矣夫辛卯試旣報罷其年爲

萬壽恩科

天子推廣錫類之恩

詔應試禮部舉人有年

過八十者授翰林院檢討銜七十者授國子監學正銜以榮諸老先生於時自言禮部年過七十有

旨得

賜學正可以歸矣先生念旣老且貧父母柩不克

復於土趙趙畱京師館於筠兄冠山家開門授弟子將
欲積累束修之入以舉葬事越一年壬辰五月十三日
遇疾奄卒六月二十又一日筠在寧國試院聞赴卽寢
而泣竊悲先生讀書老於制義窮不一遇合用老始得
一銜又貧不克歸謀葬其親卒不克以客死嗚呼有窮
如先生者乎先生諱光昇字賡華又自號蘊潭浙江仁
和人乾隆辛酉舉人 欽賜國子監學正銜爰爲之
哀辭曰

作者流別兮古文與詩取士有令兮緊制義詞先生工
之兮前代幹支金陳陳黃兮異寶陸離 國初諸老兮

劉雄熊雌出入一一兮風條霜淒窮極其變兮以常而
奇玉戛金撞兮厥聲宜宜言必有出兮如已出而擊耳
而駭兮目眩而噫何必僻書兮轉喉觸頤周經誼語兮
僉謂余欺予以勒帛兮乙而罷之靜動山水兮語以重
遺昔孫文定兮執卷而諮莫爲先容兮遭按劍疑文工
遇拙兮不偶而奇辛未先生葬之居深山之中一節文
結曰是以古之聖人其靜也如山其
動也如水主司孫文定公執其卷示同考或曰結無之
平者也字不當中式遂乙庚辰旣而曰四句文有曰禍
重於地莫知之避同考斥之辛巳大夫曰何七試不還
以利吾家文有簠簋不飾等語主司又斥之
兮老且至唏曰逝去此兮遊海之涯瓊在海中兮重嶺
屣屣其南儋耳兮宋昌化治劉司戶死兮蘇公貶斯賢

哲所厄兮逢迎魑魍先生無罪兮往甘如飴思以所能
兮誨峒之黎自比趙德兮好爲人師指授所化兮若天
雨滋伽南琥珀兮香漬臙枝成器而貴兮大匠雕幾自
悲不遇兮以此發之瘴癘罔害兮天宥孔危老骨生還
兮曰當期願用老得官兮無命綏之不出海死兮入死
於畿前年胡酷兮鬼伯奪見豈明不喪兮喪其神思來
館於京兮謀葬親貲十脡爲修兮遂葬何期竟以客死
兮不佑孝慈一文之工兮窮不歸屍伊彼何人兮富胖
貴肥先生瘞死兮生髮雪絲綫之不蠲兮有孫孩提弟
子遠道兮莫執紼歸歸當復土兮莫爲之埋哀辭歌泣

吟噫先生悲

雷祖劍進士哀辭

并序

江西進士雷君躍龍字祖劍乾隆十九年甲戌與筠同
舉於禮部及廷試君以原班當選知縣歸越十年
甲申自其鄉來赴選司行次天津道病卒其第三子光
珪竭蹶得棺以斂厝之河濱而哭走京師告於其父之
同年謀所以歸君柩者諸同年咸走相告爭賻金以助
行用孟秋下旬爲買舟於潞水之南送君之子扶君之
柩以歸於其鄉臨行光珪復來泣而告筠曰吾父臨沒
時意甚恨謂光珪曰吾養不逮親而學不成仕惠不恤

其兄弟而力不振其族卹道死宜也若其薶我於此而急歸善事若大母以畢吾志餘不以望若也嗚呼吾父蓋不與焉獨其志可哀也苟得吾父之友若先生者爲道其志以傳則吾父其瞑錡泣而許之乃言曰錡初舉時與君一再相見於稠人中卽別十年別至今幾不能復記憶君之狀貌比君來又不及一握手相見而道疾以死徒見君之孤而悲及君柩之南在近郊百里又不獲走送舟次以抒余哀余於君友朋之誼奚取也余尙忍言然光珪嘗手草狀示余君之志有可哀者余不忍不言也按狀君系出晉豐城令煥凡三十餘世而遷於

進賢之雷溪又十餘世而至君考緯樟齡母氏蔡實生
君君事父疾以孝聞居喪一中於禮篤友敦宗數葺家
祠以倡勸其族人其於譜牒之系次講求補綴必盡其
心力諸母有節孝者君爲之力陳於當事必獲旌乃已
歲在丙子君以進士家居而祖墓隙地與鄰人之田比
有松數十本爲所斫君使諭之鄰人強辯不服君之族
人將訟之官君止之曰吾爲諸生數十年守先人訓不
敢以一字干令門今始一第而與鄰人訟是變節也旣
而鄰人媿還其斫樹其以德感人也如此君之就選也
以母七十餘遠巡不欲行母趣之曰吾尙健汝出吾慰

不出非吾意也君乃行與二子俱過河南稍稍苦齒痛而資且乏則留一子於其友家以一子赴京師其友家所在曲折與官道遠賃車一輪坐其上以二人推挽之時二月之閏日午甚熱君病且暴且不支乃載糧艘行行緩益病竟至卒嗚呼君之來母已老矣然以母志欲榮其親以行非若世之求榮其身而身喪者比也且君以從母之命故死死無他語而一思其母使其子歸善養其大母畢其志其志誠可哀也君之奉手書數千言與其子且曰吾何以道死吾自念有兄弟數人皆貧而吾差不貧吾不克始終視如一身吾死猶恨嗚呼兄弟

之愛生而失者衆矣而胡獨死此死而且不忘其兄若
弟者其理余不能知然余以君斯語信之足以知其無
憾於所生矣用是哀君之死而爲之哀辭以授君之子
光珪焉

養不擇祿兮古義所垂親不待養兮風木而悲母命之
仕兮子行遲遲母年則衰兮欲其志怡辭家登舟兮二
子與偕迂道留子兮行乏於資抱疾走喝兮隻輪以推
疾甚改舟兮死河之湄死言孔恨兮惟母之思兒孝王
母兮以我道埋厥志可哀兮魂魄何之朋友哭贈兮子
侍柩歸歸其安穩兮命不可知母氏康強兮諸孫扶持

家風送君兮返霜之時勿以爲恨兮耐先人基嗚呼哀哉兮慰余茲辭

烈婦史氏哀辭

并序

烈婦史氏五姑先出會稽今爲大興人父客正且死屬其子友義曰吾歲癸亥生此女憐其孝且淑若必善嫁之友義泣而善視其妹爲相攸久之乃得同縣沈佶之子毓鳳者以故其嫁後禮期旣婚伉儷相愛敬也乙未秋九月十三日史氏告毓鳳曰今日妾嫂俞設輓之辰也妾雖抱微疾宜當往毓鳳諾之母金及嫂聞之迎謂曰若有疾且歸良苦若之姪壻趙某善醫藥請召之內

堂爲若診脉可乎史氏曰諾旣診書藥方退日夕載還夫家史氏持趙某所書方視毓鳳毓鳳曰若何所診邪史氏曰妾偕母及嫂在內堂毓鳳曰吾聞婦人出必壅蔽其面若婦人也烏得見男子史氏默然無所言明日毓鳳又以所語告於父佶史氏聞之謂其侍姬曰吾以婦人或失禮致吾夫告吾翁也吾何生爲姬駭不察其語又明日史氏謂毓鳳曰日聞某嘗移家君其宅毓鳳以爲然旣出史氏呼姬若攜兩兒出買餌也姬與兩兒皆出史氏卽閉室自經死時十有五日也余聞之國語散姜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爲賦綠衣之三章其祭悼

子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飫則退然則婦人當祭與饗宗
老具在得與男子賦且飫而孔子以爲別於男女之禮
是男女之禮雖至嫂叔不通問者乃以居室無事時言
之也又禮無婦人疾病之文然喪禮具載飲酒食肉疾
止復初乃言男子疾病之禮之變婦人亦宜然者也若
是則史氏之視疾無失禮矣而獨以君舅與夫之有違
言至於殺身以明其志夫是之謂烈昔者唐李白作溧
陽貞義女碑曰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當子胥東奔逼
迫昭關告窮此女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
千古嗟乎何史氏之女卓絕千古數數也史氏死年三

十有三乃爲之哀辭曰

瑟高張兮極其絃鳳何還兮風鳴酸夫人激兮命不延
羌父率兮有言女余愛兮蘭若蓀君子之歸兮慰吾魂
兄泣而識兮標梅翩翩古及笄嫁兮幾冰泮春載歌灼
灼兮歸沈門室之宜兮事覆翻嫂初生兮小姑聞元月
上弦兮歸宜然鬼伯候路兮醫有神夫人之疴兮母與
嫂前以禮診兮夫變顏面壅蔽兮拙言不傳古之語兮
百端昧豺狼兮溺不援疾病在喪兮酒肉陳禮有變兮
詈申申君舅曰父兮夫曰天謂余不信兮烏用身嫗買
寶兮耳塞綿雨兒啼飢兮市餌可餐夫出賀屋兮喪在

金華集 卷十五 三
門雉經是則兮鳥有文直如絃兮心自捫吾志之潔兮
冰斯寒白露下兮魄團團夫人之殞兮匪缺而完史氏
有女兮白也篇越千載兮磨愈堅詩歌褊心兮探湯難
夫人有之兮斯爲賢刻茲詞兮燕山之原

貞烈張偶姐哀辭

并序

貞烈張偶姐亳州歲貢生張慶之次女也十歲母死偕
姊侍父女紅暇則讀書讀劉向列女傳慨然慕之慶貧
不諧於流俗而教於家有禮以無子娶妾生子念子念
少長知讀書偶姐則佐父課之讀間與父相勞苦曰弟
小讀書敏長必成立父勿憂老且貧矣父爲之喜亦喜

而退族黨交稱其孝初慶以偶姐許字同州吳維禧婚
有期矣而維禧病作手足攣治之久不瘳兩家遷延改
卜期者數而偶姐年已二十有六乾隆三十七年五月
十四日吳氏以維禧赴至慶固知偶姐之志固憂之見
於色顧察偶姐若無事者徬徨無可奈何比夕偶姐侍
父罷則閉戶就息越明而慶之弟婦早起駢呼曰我窻
櫺上見姪日所製新履又有紙書置其旁曰以此與
我作遺施姪其死邪慶聞舉家駭起排偶姐戶偶姐正
服自經死矣又得書於几上曰兒不幸死矣兒義不得
不死夫貧且死兒當從之二夫兒不爲不如死之愈也

兒雖短命獲好名父老矣勿以兒爲念若父哭兒傷是使兒死且不孝也母生姊及兒兩人父善視姊與兒生同母死止留此一條根矣父思之天下無百年不死之人兒去矣何不豫邪何不豫邪慶讀之而哭哭而止走告於州學學正宣城王萬年乞記之其年十月余試士於潁萬年嘗率亳之士來就試爰手所記來謁余余讀之將列偶姐貞烈始末爲請旌於朝而先爲之哀辭

曰

亳之士兮潁之水水清土厚兮女生而死一與之齊兮禮不改女不與齊兮不死女恥父怙而老兮母不恃母

死姊之存兮兒命短如此命則短兮名則美父勿兒思
兮惟姊視兒義不得生兮死不得止從死者樂兮母所
生者咎心之安一兮二不如已履綦素兮兒之似以遺
我叔母兮志兒之死喜梁桺端正兮悅纍纍女死而歸
兮室無鬼魂魄安且吉兮旌有俟吳張徽兮載彤史

簡河文集卷十五終

筭河文集卷十六

大興 朱筠 竹君

祭興縣孫文定公文

嗚呼綠鶴孰任割雉莫永星歸傳巖巷哭相非太華分
岳石樓出嶺歿而浩浩生也挺挺丹穴騰鳳銅池產芝
公爲文章經杖史麾絕韋以讀碑掌而思陋蟲魚注辦
日月儀地嶺色正天馬行健不爲曲學必以正獻再拔
棘闡一試玉殿昌黎賦唐江都策漢昔在魏公五色唱
臚明廷偉人公來仕初翰林鳳孔成均楷模正心規筆
鑄賢化鑪兩歷粉署獨坐霜臺黃雲當陽青軼在堦太

集
卷之二十一
二
岳庸命庭堅有司公出二南公入三台

帝曰汝嘉

汝弼子助公廼易退屢免以去曰汝御史宗人是除公
拜乞休其歸裕裕夢龍召望聞鳥留爽鏡照惇史巾卷
尙席記世子禮掌太宰職貳公叅政黃髮素德公方大
耄卓然名儒道可事君經作奏書易尊飛龍風正騶虞
惓惓惟公陳堯舜謨言仁義如悅社稷以公之入相天
下嗟美哲人其萎長夜胡底和嘆膏肓鵲驚骨髓維

帝有命 皇子問疾八襲臺遙千里足逸表鶴何歸
劍龍乍失惟人之亡所上遺筆 帝曰嗟嗟子輔局

對羽林十人千金往賚曰谷典禮易名羣議謚之文定

傳百千世嗟我于青閔公之喪同朝進後慕德思長辟
邪識吉石鳥仰楊奠酒薦穀公兮予將

又祭孫文定公文

維乾隆十八年歲在癸酉十二月朔越翼日癸酉科順
天鄉試舉人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 經
筵講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夫子大人之
靈曰嗚呼惟公天曰汝生 皇曰汝穀五緯相生八
柱在右系自叔封睿聖武公公子惠孫太原之宗明德
所世天地迎送石樓高高神人夜降公主而疑得德之
剛天性見義嗜慾取將方其讀書忽破六經肉貫于鼎

明河倒傾公爲文章根茂光爛大木當夏大暍當旦惟

聖祖壽考天下作人公舉于鄉射策殿門原本

天人洞達國體讀而善之命爲吉士赤刀大玉寶見天

廟

世宗卽昨司業是詔賓以三物親于五服公

在成均士師其獨侍從文學升平小宰自明靈蠹燒犀

照海不憾毫髮絕文意害得人之仁祉疇之志守官而

罷起視鹽政再任百揆今

天子命

天子有命

汝都御史命汝納言汝箴予宸公廼盛服入告謨訏諫

鼓謗木輔弼堯禹

天子命汝秋官天官庶獄庶慎

予罔敢干公拜稽首不犯有司亦惟有司

帝德罔

不治公出京師龍節玉斧

天子之命于燕于楚唐

虞四岳周之二伯公曰驅之行南北國晉公視淮魏公
守相功德所在民所俯仰再以身去作丞宗人以副御
史歸其鄉園古之君子三進一退事君以道非曰以位
滄沱出源臺山削剡公歸而遊莫與之面十又四年

天子詔公高年大德天下想風爲

皇子師更除侍

郎遂叅政事坐中書堂

朝廷方明嘉猷則內暘暘雨

雨調變台背惟

天子聖與公一心詠檜充耳投杼

止躬公耄而學手注詩易宣室進講

天子前席惟

其生平德言上下遺直鄭國醇儒司馬圭璧質成薑桂

性老公之在相六合同好如何不弔壞木頭山 皇子
來視疾革何言河枯太史星飛傳說三世元老曷延而
絕吁嗟我公乃誠乃真赤日後先太白大辰惟其朝夕
不間曰至爲福于國爲法于世 皇帝曰嘻嗟子碩

輔爾學孔淵爾德孔臚子惟親臣虎賁綴衣十人往奠
以道朕哀咨予禮臣國有卹典羣議以來無缺予腆嗟
公本末 天子所瞰其來有自去也何憾公于文章

帝曰其素五命分校再主禮部省試惟七泊乎今
年順天得士二百餘人嗟我及門見公既遲不見公亟
如何其悲睟乎其容以接我士曰古人學非其祿餌別

白真似爲我楷模心傾嵩華淚同黃河欲書公蹟不及
待公不見公始見公之終蔚汾正氣天門授受公其歸
邪將此薄酌

祭海寧陳文勤公文

嗚呼我公 國之耆碩輔我 天子比于陟爽圭璧

庭中松栢殿端大寶良材其光陰寒公家浙東海濱世
胄代有名公以服袞繡公之令德成性在早始善善進
物產喻道旣冠曰弱侍父于都君子之出晨開芙蓉文
章火爛若冰在心遂成進士官于翰林方 聖祖

年扈從經過器成特達

帝知實多初由官臣登

歷侍讀以憂闕起回翔集祿

世宗卽阼學士在

閣巡撫山左用及鋒鏑中更家故罷居于東天仁天威
成就我公公之在東讀書萬卷溫公一編手百點竄深
求古今得失成敗于天下事若觀火外嘗言吉凶所以
立命君子憂患存之其性公之相業根本在此高安知
公入薦以起我 皇命公副都御史再命侍郎倉塲
是理咨汝戶部汝遂左都紀綱予勅財用予敷遂作司
空汝來相予 天子知公咎選伊舉公拜稽首臣豈
曰能越次登用 帝命之承公在中書侃侃諤諤清
風何高見于興簿旣罷復來 帝巡于南天下想慕

中直外溫

皇有咨問入陳嘉謨執持太體聽之中

和尺寸規矩言動必敬一解而退終于守正公之入辭

初以老疾

帝曰汝留汝康而吉公乃稱篤且言葬

事

帝曰汝歸其來予跋冊之師傅宴賓五千曰百

卿士祖道于旋所過有司咸出郊迎其鄉大吏就咨治

行公歸之榮朝野罕覩

帝之知公曰予壽耆如何

上天不遺之亟善言之遺我

皇之憶曰咨典禮其

議易名予親臣往奠致滌樽卹典周狹惟我

皇眷

公爲完人可以無憾凡在某等公所得士哭公于位非

以私已昔

憲皇言文貞文端公校士同榮哉及

門哲人不存國老云逝海宇咨嗟門牆涕淚喪車南發
執紼告期公神來格鑒此奠詞

祭 予告禮部尙書陳公文

嗚呼國有耆造鄉有耆英赤畿之瑞月溪公生遠胄由
拳遷自永樂嘉穀鄉移于安近郭高曾隱德再世舉鄉
先生三子曰良嘗夢神人持松栢桂贈三奇樹覺
而假寐識其嘉應丈夫子三曰伯曰季絕奇仲男公生
十六補弟子員使者周吳論文嘉嘆庚子甲辰再試取
甲直隸狀頭廬雲光霄 世廟霽顏允哉北魁及
第數有第一獨推父官武學侍養京師顧修撰子色聲

柔怡父歿致哀水漿去口慟感家人以爲未有服除受

知遂侍講幄擢遷學士肇高督學丹豪褒

許曰都曰陳不下顧仔天語人聞公聞若驚移督

廣韶喪母視父歸途長號特召來都書局纂志浙

江考官視乙卯試雖有同寮敢不盡心柄不旁假校文

漏沈得士榜揭奔攀龍馭乾隆初元試士數與

授之詹事侍郎秋官江南試訖詔講經筵入

上書房疑丞遺闕戶部尙書三載超越夙夜在公古云

匪懈轂下富民羣公弔會公獨不往上所褒許公

之行端陳文勤取驟貴殊恩公承以正嘉謨嘉猷

入告

清聽欣欣其容閭閻其語委蛇退食改兵自

戶伯藩于黔季陳臬秦兄弟仕顯以謹慎聞陝幼女死
已獲強暴季也執法手奏入 告公謂同官毋或悻

直止奏毋上事

聞切責公對無欺公級遂鱗後貳

兵部失議罷官十有三年起副御史二十四年累官掌
禮 帝眷有加公年將老甲申引疾 予告攸好

公心惓惓卜居日下歲朝

慶節拜 午門下

翠華出幸迎送道旁國之篤老都人所望

慈寧

八旬萬國祝

釐與圖九老盤山邀嬉間曰畿輔

宜有公節制宣武坊後進無遠每歲始和公來讌斯鄉

之髦士咸觀公儀公八十餘鄉佩仰服好德康寧上壽
備福如何其遽凋我老成巍巍若山方春不青奠酒列
肴告公有文公歸雖耄公格孔神

祭汪文端公文

嗚呼太嶽神生高梧鳳觀鳴 國家盛在 天子右

惟公世系休寧名胄黃山歛水舊佳明秀是出偉人美
哉惟公珊珊骨節少成自童五車萬軸耳目送風仰歌
天地璇璣在胷旣舉子鄉再試禮部文章成就玉尺合
度 廷試高唱五色雲覩魏公第四天下想慕自公

登仕列于詞臣錦黻孔羽開張秘文一日三濯光彩愈

新同列欽之上瑞至珍遂以所學重子 天子命之

在側 顧問是倚三篋補書 扈從豹尾載筆元

圃退食視屠屢官學士再進貳卿 帝曰咨汝司寇

汝明汝歷司空遂作宰衡惟汝出入既勤以清 帝

坐法官公在 帝所 帝曰巡方公未或處凡

帝左右公侍公輔惟公淵然獨與 天語公之大

文爲世楷模圭璧啟櫝天光爛舒明河在心手宣

制書 帝曰俞哉燕許蔑如公之嘉謨內告外順導

養善氣恪守先進風度 殿庭不失尺寸自三十年朝

士典訓如何疾革哲人不壽童守膏肓贊敢足手

詔以醫來藥餌在口

賜園佳哉長呼皐某

帝

聞震悼一來臨哭親奠以酒視其續屬慨然作詩哀其
文學日色風聲相助悲聲 帝咨左右覆之錦被

命入城歛陳設喪次曰咨禮臣以賢良祀賚之千金
其議予謚嗚呼惟公 朝之大臣生死禮遇古所罕聞
惟 帝知公敬慎其身公受 帝知惟公之純凡
我同官及于後進眷想儀型涕何可拭老成有典大雅
遺韻致薦酒殽俟靈之餽

祭錢文端公文

於戲東南之榮詩嗚有道錢先發英沈後起老 國家

之盛武者文徵兩翁年頤應瑞以興沈公之歸錢公歸
存實賡 帝歌視古坐論三十九年正月人日道山

迓公士林若失公少游北詩傳津門百兩之賦比玉鏡
溫鄉舉甲畿後庚上第拾級玉堂裾飄鉅砌宣 諭

關中自陝之西中和講德子淵名齊文章職業代言稱
旨 旨 在雍正年受知莫比校士赤縣 內庭入直遭

逢 聖人超次越職初以學士擢副通政研丹黃閣

司寇秋令旣佐秩宗 經筵侍講朝士宗之鉅海受港

維壬申年公始稔疾乃 賜珍藥曰汝康吉旣曰汝

鄉有還鄉水汝歸優游汝恒不死公再拜歸歸而霍然

曰遊

天命臣地行仙惟

帝時巡江南三謁公

先南人謳林黃髮并來京師扶杖祝

釐晉秩尙書

宴觀冰嬉蓬瀛仙人公爲之長九老來斯香山同上

詔侍郎子實左而右昔就邀攝茲從介

壽自

天之賜亦聿孔多文章耆耇四海所歌二十餘年

帝歌公賡沈去錢留咏我太平東南協氣二老應之

爲國上瑞非獨其詩嘻年九十公遽萎乎

帝詩

諫之一老之徂追贈太傅謚之文端飾終之典公歸曰

完初公老歸正言入告

聖人容之乞獻禮耄比遺

疏來言之逾直天健傲息日中惕異仁人之溥君子之

善公曰大臣歿而克踐惟公所立前輩風流門下門生
我思悠悠公之同姓我師先殯再卽歲春哭公孰忍古
吳之南德產橋李疇昔噩夢孰呼起起輟不坎遽緋不
車麟爲文奠遠鑒公之神

祭王文莊公文

嗚呼西湖之濱環山浸水秀美而明產推貴里爰生我
公流光自遠在 國初年隱德憲憲公祖職吏從路藩
縛立談軍門全城命託當時杭人謂文無害德足達後
其門必大泊於公考國子服官先生入學六館曰賢其
教六館惟民生厚行也徐徐以孝悌誘作太學志手屢

易彙曰古成均釋菜惟好用累厚德我公誕生公生之
初曦月重輪親命予名并錫以字昔秋瑞甫今率哭諱
公之成童其光英英鳳翔麟履鄉舉發名祁陽文肅主
浙拔尤茶陵彭公禮闈相攸戊午八年登乙丑第一甲
三人句臚唱最三載館職 御試戊辰公以高等遂
登于瀛粵東使者曰惟不足校文萬千并海外錄入
內供奉其容溫溫金鐵鈎畫職寫 絲綸遂佐宗伯
協治司空侍郎廻翔沔司農主秋試士及江南西癸
未禮部文昌祿司 詔爲館師教庶吉士文字職業
公官齒齒公之得人不喜標榜 天子知公小心獲

獎造膝敷陳善全其類人問溫樹公則不對公掌宗伯
卽地官真公曰守官胡赫赫聞朝廷求書廣張四庫錄
于 武英殿青竹素 命公總事萬卷手校一字三

承目治無耗同升翰林進士改銜公之推轂士不滯淹
推公之心徧報宿學聽其言善休休未遑公遘 清時
以文字達金馬石渠饗飢殍渴 天子嘉公蕃錫及

屋堂懸 御書二十四福門生更端福來頻頻公曰

及茲昭我 聖恩如何俄延一仆不起莊生蝴蝶傳

語仙矣薨 聞悼惜十人釀酒曰且倚用年胡不久

書局設置毋改曰因 帝之知公公歿逾聞凡我同

官逮於僚屬餞公神歸烟水極目清醴潔肴公歸尚格
執紼送南爵蕙佳宅

祭蔣文恪公文

嗚呼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惟公有之相我 太平惟公
起家相國元子天之所生世濟其美良金爲品良玉爲
德學在于家器成于國早歲登第大文大名鳳皇翩翩
來儀 禁庭在雍正年文肅薨位 世宗震悼哀

榮孔至

詔公塋畢就職于 朝翰林清切其望遂

高今

上卽阼學士得人內則貳卿外則撫軍于楚

之南

帝試以事公行肅肅宣布德意 帝曰汝

賢汝官于都貳卿正卿司徒相子初叅政事乃命

以相黑頭三公中外仰望公之在相天下大釐貞清百

職和會四夷方今天子文武神聖王師西伐恭

于前訓俘其大長闢我販章二萬餘里西極享

王卷髮睥目佩劍入侍五色天馬流汗噴沫功成告天

全付有家山海萬國梯航無涯十年以來惟公入相

天子眷之恩澤予貺御書以賜曰汝韋平汝繼

汝父子孫迷曾汝膺多福其相子治文敷武成公逢其

命之相業不見于外又考其人以論其世唯公之時

聖天子慈恩異數罕與倫比瞻公之賢天

子任之自始而終益隆不衰疾

視其寢歿

臨

其斂古禮禮臣公其無憾嗚呼我公篤於文章愛士之意休休可忘通籍以往屢典文事入校出考再主會試自戊而庚天辰一周得士曰盛國珙天球奇材樹立唯公收羅受之以谷長養太和公時從容進門下士

賜第周遭芙蓉綠水公乃命酒間以習射倡酬歡甚宴笑卜夜顏色孔和風度則偉哲人其遠門牆尙邇公之備福年五十餘如何日月我公不居公于天下幹輪元氣不獨吾徒知而流涕薦酒爲文爲公誦之神靈來格以慰余悲

祭錢公文

嗚呼武肅後人族大於蘇錢公特起文采甚都公之名
父庸亭先生 仁廟之初以鴻儒徵生子五人公
居第四白眉尤良秀出羣季惟公之才碧珠丹璫文章
早成驚其長公有仲兄旣貴爲郎喜謂弟言我家珪
璋遂以公名上薦于 朝 先皇召試千古之遭
公足于學復此奇遇濡染大筆典則以麗喜雨賦成
天子色霽賜之筆硯凌雲莫比 詔汝兄弟舉不
避親汝往于蜀欽哉治民公拜手言臣有老母願官近
省敬佩墨綬爰改命浙爲嶧縣令新硯一發刮除民病

公仕未久遽聞母訃泣血長號奔喪以去公之至性篤
于木根風樹之感養不逮親自此以往澹于榮祿服闋
三年家居不出公善文章復工于書恬然終老筆墨自
娛後學諸生執經日進侍立弟子冠珮憲憲公之立心
揚清掩濁盛德所薰金玉渾樸且其生平仗節好施里
中故人以為依歸以此益貧壯遊四方名山大川胸中
所藏家無長物有子早卒兩孫成人錦鵲翠鵲公六十
餘倦遊乃歸明年長孫高舉崔巍越歲甲戌遂成進士
官于武部迎公至止公以文名卒老子遊再世而貴天
道之周孫官清貧公顧而喜晚歲以往詩格益美令婦

上堂孫婦踵後奉養旨甘公可以壽如何不弔孫婦云
亡大年深悼公歸帝鄉令孫萬言實承公重斬焉衰經
惟有長慟神傷如何况此毀甚公鑒萬言嗟何以任某
等仰公令孫同年不見我公惟慰萬言敢致此詞以爲
公奠公鑒斯文來享薄薦

祭莊公文

嗚呼二宋之家兩蘇之父天文人美曰以德聚惟常之
郡吳都會所裁裁莊氏族望室巨抱珪曳組名聲隆隆
越幾百年實生我公公生而成有德既豐若珊瑚枝暢
茂海中少奇于文長篤于學爲名進士詞館卓犖鸞孔

之羣高鳴鸞鸞篇章明富燦爛晴旭時惟

世廟

詔于吉士有能治民予用嘉美或以公言帝曰汝史汝
令于畿予嘉汝埋公乃承命最于其官乃咨出守乃巡
台溫 朝廷知公幾歲數遷公仕所至其德在民公旣
老壽乃引年歸南北之人皆曰公宜到今言者無有異
辭公之盛德不媿厥司嗚呼我公其施未大良金完玉
石隱沙射精理閔苞畜極而罅曰顯于令子雙美無亞
惟宗伯公爲公冢子鞞黼之學佐乎盛世其仲本淳列
官學士梧桐鳳凰 天子所使二子在朝公老于南
士林想慕古之達尊聞公誨子致書每云以正服官以

謙特身以故公德足致其福丙子鄉試使者四出本淳
奉 命有聞之役宗伯于浙若先後躅二子將事道

並出常陳詞省親

天子所詳曰汝畢試徐來弗遑

異典盛事伯仲肅將便道還家留十餘日公與夫人朱
顏黃髮六親咸來吳語滿室天錫之榮公德之實如何
不弔公之逝矣嗟德之延胡數之止初有術者曰公兆
美必第一人足應厥祉公 廷試時其名早聞或以

第一告公退禱神願廣此福錫我族人傳者則妄公意
之純及宗伯第名在第二本淳繼之遂冠 廷試天

道往復其理甚秘如公隱德昭哉有自某等仰公與本

淳友屬年家子知公之厚吳雲蒼茫無由奠酒爲文以
祭長望南斗

祭周先生全錫文

嗚呼於越之遷嘉禾之原代有名德啓我達人惟周得
姓原本忠厚善積餘慶發也必久我周先生有德而純
詩書之效成于子孫先生有父自稱澹園三以禮飲坐
于鄉賓以故孝友世世載之生我先生鬱爲儒師先生
父喪骨立嘔血事伯兄謹不觸顏色指繁齒衆別屋乃
容兄命卜居梅花涇中先生奉母馮太安人屋火而搆
數楹初成兄年且高遭無賴誣迎兄來事幡然歡娛馮

安人終哀餘禮盡來觀喪者感而涕隕先生學成數困
有司明月之珠網漏夜輝先生有子皆能文章琅玕樹
三羅寒翠堂父子四人插書萬卷晨提夕哦聚星上見
使者來部咸知其名經師家授兩漢諸生試輒高等屢
舉不選先生笑言吾學無落諸孫跟之行謹詞放萬人
之敵其軍始壯身力孝弟奇文滿門先生樂之幾于忘
貧百尺之桐九折之水直上五雲旁潤九里乾隆辛酉
伯貢太學庚午伯仲鄉舉同錄明年禮部仲魁天下廷
試三人遂掩羣雅 覃恩歲申薄海內同其時先生
以翰林封惟先生德報始及之季子諸孫科第摘髭癸

酉仲葵甲戌伯榮暨第三孫進士實成伯官于衢孫入翰林先生之學既得于今聞之有道不急于聞其中汪洋名流若奔不貴其名亦貴其實先生之家古人之古如何天道或未可言仲之歸省中路溘焉伯之在衢感鵬不返骨肉痛傷賢者可免況我先生年已七十少而持喪口血尙濕令孫服闋勉之就官誰與呼起失我賢人側聞先生其行曲至慕古人法爲田以祭族有不率與之以杖薰而善良孰忍不向姊氏早寡撫其諸孤四十餘年如一日初言于當事邑設書院里中文學魁佩憲憲葺乃學舍濬乃城隍人之所難先生身當手書古

文編爲家訓遇物以誠莫見喜愠凡先生行偉哉古人
其後將大先生之醇某等聞風先生云遠令子暨孫後
先同館詩稱不謬不見則病職在鉛槧當傳獨行生芻
一束其人如何作此奠詞以助紼歌

祭外王姑解太夫人文

嗚乎已已之臘余媚于王贊鴈反馬夫人在堂外舅外
姑乃侍在旁余觀夫人威儀正方其明年秋余又至泉
日詣東室凌晨笑言椀茗榼菓手授之餐擦作絮語見
其廉勤惟
聖母壽天周辛未晴陽金地照曜絳
縹九海老人祝釐咸會夫人乘輿來觀來莅乃至余家

語其女孫喜得見此生七十年又言北人地爐畏寒謂
余製之玉體自珍余戰棘闌是時三北壯子爲文風聲
火色嚴冬鬪藝犯雪相覓感夫人言亦不遑息比歲癸
酉余舉于鄉駕言至止夫人喜迎壽眉黃髮顏色甚康
款曲累日上壽之祥余官于朝四年于今玉堂清暇
洵水阻深間剖鯉魚起居寄音如何春暮凶問怵心始
人之來謂苦河魚晚歲患此知其可虞果以訃至并外
舅書命筠爲銘潛然嗟吁余則不文夫人惠我重長者
命欲辭其可金石垂示必書其大有懷不盡請書碎瑣
夫人之家鴈門得姓少小知書不喜粧靚翠輶御歸燕

私相敬孝于堂上得之天性君子服官夫人相謂二親
老矣子行我侍自爲學官大夫旣貴親行則從反亦與
至子官奉天欲以興迎夫人曰否姑在不行以禮御下
不見色聲孝成其賢非爲令名夫人三子其一已出撫
之如一如鴈鳩七中子之隕夫人自失過時而悲以逮
于疾故其旣終二子毀哀同聲一慟聞者徘徊夫人誨
子用嚴不移諸子成立夫人之思夫人生平好禮釋氏
服御齋潔蚤夜拜跪時時危坐儼然色喜諸孫羅列治
家以禮落落大者人難具有夫人能然得天者厚城北
王氏爲邑姓右族大指繁見此賢母筠以職事弔不身

親不執紼送如何可言女孫會葬陽月上旬令致不腆
奠以斯文

祭外姑王母高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逝歲已再易筠始走哭奠于柩側往昔羈
官欲至不能去秋遭喪隙馴條驚迫于今茲始獲一來
母儀邈矣帷堂尙開憶已巳春筠在甥館夫人肅見言
笑欸欸百兩旣歸夫人送之其秋反馬在寢之西嘉羞
潔餌夫人手擘茗椀酒杯惟余所適是時下元月掛青
箱翁呼余登環峯夜明引白移輪更酌于房出步中庭
燎燭在堂翁坐于左夫人舉案相莊如賓退而竊歎癸

酉余往夫人如初筠以鄉舉夫人有愉比余職館久不出都自癸祖庚八易居諸內第筮仕板輿奉迎辰秋母至華髮星星三年在京相過頻數夫人清甚刻琢冰玉余嘗從容勸進葢藥夫人笑言我自知畧我年將老無非平生婦行惟庸庶幾易能行將就木子銘勿忘筠謂豈然其信曷傷吁嗟夫人事舅姑敬事夫以柔得順之正貴不以矜富而能貧王氏令母有如夫人謂筠爲文以銘相屬筠豈敢忘書之總服今者走哭先此奠詞爾壻爾女夫人牖之

祭茶陵彭母譚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德嬪于有彭竟陵所望來茶王城僉曰配
德曰歸夫子既宜既睦相我公家室公生疑疑有文光
芒景軸載腹傾五色腸夢賦大人其聲摩空中閨相答
乘雙鳳龍旣選于鄉登名春官瓊琚憂擬玉堂清安惟
時夫人雅職中饋考評精脩韓張高會 天子命公
司文軌則浙水東西嬪貝翡翠浸以經術敲其光華夫
人偕行清瑟相和公屢有命于屏于藩 帝曰汝來
綸綍予宣公之再罷留于京師 帝曰嘉汝總是憲
司出朝入息莫不嘉柔大帶織紵鳴璫酢酬公年逾耆
其歸徐徐夫人始來歸則與俱禮稱從夫夫人之正年

均以貴天命攸慶公之實學後進同仰夫人相之配德
無爽扶風笛孤東野模折如何夫人不延而逝公之立
朝以人是取斷斷愛才不啻其口以故及門羣材矍然
松栢如題元化無今凡我後生私淑自喜聞公之風爲
夫人誄辭山靈遊海江城永角鯉咸池文鴛悲井陳酒
有憐覆轍有禽敢以斯文奠之天南

祭章學誠之母史孺人文

嗚呼會稽之史學道垂章自朱以來兩族相望史以才
繼生女有德如訓家傳陳詩麗則姊迂其言父曰耐思
第九在室自來中其間言所志布襪短袂便持片白古

祖孟頫所好書聲嫁得秀才驤衛先生士曰濶哉先生
早世君姑曰沈仁及盜僮勿取釀潘乾餼在困若貧可
取用厚薄財室懸楮柱出鏡匳餘供旨與甘姑歸自杜
園燈佐談姑榻說史夜淡進酒來朝石甌婦拈据有姑
復手記米鹽零屑婦悉肯槩市薄手挾月日不淆逋貸
不隱鞅法武兵家治以謹一粟一絲我竭無假貧富賤
貴不改曰雅常佐族母司祭支三章氏父老不如婦諳
手定祀傳于其家姑匳十倍加夫子北遊三
年鄉舉歸來篝火哦答紡語再提禮部壬戌罷歸十年
教授賓豆出閭史之諸昆嘆傑丈夫章之舉族曰賢莫

如辛未夫仕湖北應城不枉民獄不撼警兵夫人坐柵
諸諷則中謙不外言相玉矜重撙節日食室械一匱餘
金投隙曰吾養福丙子夫罷代者苛責發千金償識遠
巾幗曰妾知君無我負人天地出財哀益富貧君一匱
來以一匱去賦歸去來藏此有故罷仍居縣不殊官時
昔不知糲今精不知有子學誠戊子舉副夫亡從子京
師家就章僑于北亦數十家拜母子庭嘖嘖嘆嗟史有
諸子謁選于都曰我少聞異哉九姑學誠舉鄉遂成進
士今年戊戌謂母 子母雖色喜勉以謹正自幼誠之
自百家姓其語成學誠學古賢母誨匪博而約吁

矣母逝吾儕綴文表此彤史慰子學誠

祭李孔揚之母朱太宜人文

嗚呼於越之族輒大于燕不於京師京之西徧惟北都
會南取其英仙李之根大蟠而成同人先生善詩工書
猶子蔚堂詞摛諫杼諫不以名詩惟其實曰太宜人教
之有日太宜人節在中年守贈公不祿三孤左右諷之
一經無厲顏色母欲無言子恭抑抑徐徐請母兒得無
罪母曰改之子奮益倍三子皆立少者顯通母節以貴
解服僮僮繪此觸邪用旌永貞五色書之子揚母名母
詔蔚堂汝毋直沽以父厚德長汝諸孤汝數奉 命

出試省士汝母失人父繼志子蔚堂謹受校士篤勤黠
竄朱紫輒選聞人其在臺中矩矱退進不撫無實僚友
成信人曰母教習貫成之惟母曰宜足以名之母事君
姑克養惟孝姑曰兒死兒不死肖視事我婦如兒事我
孝子孝婦人曰母可八十有三夭壽之優如何不延感
嘆黨州薦酒設殽再拜以起式我之鄉符古女史

祭同年錢萬言婦張安人文

嗚呼安仁之悼文通擬之惟吾萬言多情益哀言唁萬
言滿聞其語與其安人佳哉賢侶安人氏張同蘇之人
年十又九曰歸於錢萬言書生其家故貧有祖暨母孤

子歷身安人在家長於母氏無父同悲相憐我爾自其
來歸爲姑所愛敬事王舅必先其意萬言少年文章凌
發水心之劍光偪寒月安人奇之子文可嘉譽鄭萬頭
一揮可洗萬言愀然今試癸酉吾知吾文吾貧無友安
人笑言子勿爲意勉張子軍試事可計退而自謀捫搗
嫁飾非我所蓄不有今日珊瑚之釵爛爛生光照以秦
珠金茱中央出贈萬言萬言駭然子用治裝勿復遷延
萬言遂行試名上列歸自棘院老人愉悅安人勸之子
無懷安成名京師相見明年盡出嫁衣我以子遺萬言
乃行應禮部試果成進士官于武部麒麟之材馳驟天

路萬言請急暫還于里惟祖暨母撫之益喜退與安人相見恟慌安人笑言我鑒不爽此事故竒傳爲佳語至今萬言言之惻楚回翔鄉土就官於京奉祖與母安人偕行舒舒翠帟先以鵠舫晨雞宵燭鳴珮以相耶官清曹其貧益甚茶竈蔬盤安人所任安人素羸拮据致疾萬言服官不令煩鬱病勢輾轉久而不支萬言乞藥小愈復危良醫卻走羹餌無力安人致辭子費無益安人雖病甘旨弗缺王舅君姑憐之莫活昔王舅疾舉家倉皇安人祝天已而壽康至是姑氏復染時疫安人臥床湯藥手摩夫其純孝天性益然君姑之愈安人不延姑

起視婦執手與訣萬言多情夫何可說同年弔之萬言
泣然曰實佐子相卅十年予祖予母愛憐而悲豈曰能
順不知其違嗟乎安人德長年短萬言悼甚魂兮無遠
凡同年友來唁萬言酌酒于卮荐設在盤爲文以祭謹
著懿美安人鑒之萬言其慰

祭尹均之母王太宜人文

嗚呼我友佐平實有賢母相其三世以昌其後佐平在
官古貌而雅同年稱之以爲長者歲次丙子母年七十
萬里樽觴賓客咸集筠起爲文鏗鏘動聽佐平拜言余
母實稱今又六年佐平聞赴匍匐天涯地圻無路同年

致弔屬筠爲詞佐平告余泣血而悲曰外氏王爲南豐
令母生大家天性端正外王父喜試以家事黠嫗巧婢
肅然進退十七來歸與父相莊青絲三百白璧十雙斂
抑貴盛謹執婦禮榛栗棗修雞鳴蚤起事我王父暨王
母楊是時王父謁選當行行橐如洗踟躕未發新婦告
姑請鬻釵帕以佐舅行王父就車從此服官王母與俱
令吾父母留視松楸家政大小吾母所優吾父少年擁
書萬卷卜築城東其文善戰招諸名士朝礪夕磨吾母
蓄酒旣旨而多出飲諸公莫不盡歡咸謂吾父君夫人
賢丁酉鄉試父舉巍巍踰年報罷王父母歸北堂榮榮

松柏逾茂吾父吾母晨昏先後是時先祠丹堊剝落老
屋過夏風雨撼攫王父顧之父知其意越召匠人下砥
上戴吾母率婢炊薪飯工揮汗不休晨照入櫳久之屋
成王父意舒吾母之勤猶在敝廬先王母率侍疾侍斂
哀禮之餘三年奄奄王父命父服除當仕父意遲遲母
曰夫子君舅老矣我代子職諸兒我教君勿刺刺父官
粵西獨吾母居問安供食擇所嗜儲手和以奉不假諸
婦王父曰嘻如子左右我先王父好義平生母得其意
先于別聲每有所屬趣命諸子旣辦以告王父色喜曰
我諸孫事之當意母之孝思曲折乃至比王父卒八十

有五吾母治喪無悔歸土父奔喪至一慟而蘇徐問棺身及屬纊初母泣而告父益泣然恨我不死子庶罔嘗終喪不出家居歲九父率母老古云嘉偶自吾父終母六十三天寒竹鑪爇火夜談乃謂諸兒吾老且死兒讀父書庶幾吾慰汝家祖父以一經傳析薪不荷或赧于顏當中夜思爲顯揚計使未亡人得見下地鍵諸兒戶不令出遊祿在言行所戒薄浮身先諸婦勤于操作吾母終身志在澹泊歲在癸酉均舉于鄉獲成進士官爲庶常吾母馳書勉以稱職當帥昔人文章報國均愧母言改官需次庚辰兄增以鄉舉至兄弟執手問母當安

兄言吾母神明珊珊米鹽瑣悉秩就條理遊子聞之累
日狂喜如何吾兄下第將歸吾母赴至五內崩摧聞母
無疾四月初九不豫小卧進葢良久起命諸婦沐浴朝
服坐于中堂盡召親屬曰告增均四方有志勿爲吾慟
吾今當逝嗚呼吾母始終念兒兒在萬里如何其悲子
工古文爲誌母藏筠再拜諾復于佐平備聞子言母誠
賢母孝于舅姑爲夫良友卒以母教教子有立相乃三
世德與古及是曰無憾筠當著之子歸萬里勿毀而哀
滇水漫漫雲山萬重待子執紼乃安幽宮余豈能文重
子之請交子兄弟知母概梗先舉母行書以致奠酒清

毋遠

笥河文集卷十六終